







原件短缺

缺1~3

房而文則過之辯如賈誼而術未嘗踈上可以格君心  
之非下可以通天下之志又云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  
之龜鑑嘗乞校正其書使人主置之坐隅如見其面反  
復熟讀如與之言可謂曲盡此盡之妙公嘗稱歐陽公  
論事似陸贄而公之文章善論得失利害尤不減贄夫  
以宣公不遇時而時君每事必諮訪每對不合意而每  
問必至再三信乎其至誠懇惻為不可及而文采議論  
不可捨也歐蘇遭時遇主以其文采議論發其至誠懇  
惻雖時有過激而深切事情感悟傾動要多得之竊嘗  
嘆設科以來策士務取直述使士子皆以宣公為法豈



不稱塞明詔而對時務者大抵無策其止甚者庸率謬  
悠遠媿吏牘安得蘓文忠復起而與天下共讀此書也  
哉宋紹興中有郎暉嘗註宣公奏議然不無去取今永  
豐鍾君士荒於註其全書并及制誥于是開卷愈覺了  
然矣使場屋得此時務不憇無有用之策廷對得此清  
朝不患無晁董之文奏疏得此人主不患無納諫之明  
制誥得此天下四方不患無感泣之人文章不為空言  
而無黨之士不為腐儒豈不偉哉此蘓公校正之遺意  
也將宣公亦不費恨於九京矣

送張憲使赴禮部序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恭定二年今天子念南海之民不幸遇貪饕吏有毒於  
瘴癘者思一洗之以太師淮陽獻武王之孫翰林承旨  
蔡國之公仲子張侯景魯為東粵憲使明年春三月侯  
至自京師南海之民室家相慶曰上幸不忘嶺海侯何  
來之暮也未閱月而侯以禮部侍郎召南海之民室家  
相弔曰上遂棄嶺海矣何奪侯之亟也于是侯方刻石  
崖山紀先生功烈以與南海相為無窮罔極嗚呼宋亡  
今五十年矣方臨安破亡老母弱子北行宋之臣子有  
負其主遺孤孱子以冀望萬分一者既逃閩閩以浮海  
海沉而然後天既訖宋之籙矣其臣子終不忍死君而

盡死於無萬分一可望之後要皆足以教忠萬世此宋  
三百年明道正誼之效也論者以淮陽王有大勲勞於  
國而功莫重於崖山今天下大一統而祖功宗德之議  
萬世不可改者皆王之功此王所以有後也與傳曰孝  
子揚父之美夫揚父之美者雖在父而惟孝子能揚之  
向微蔡國公以忠清直諒歷事累朝為國名臣侯又以  
文學政事世濟其美其不為先王之辱者鮮矣又安能  
揚先王之美哉侯還朝尚念今天下風俗日趨於薄非  
細故也予以教忠教孝必自禮始晏子曰惟禮可以已  
之賈子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類非俗吏之所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能為此侯所以召還也不然上豈真棄嶺海哉予雖不  
獲從崖山以觀一時紀載之盛竊慕王累世富貴而多  
賢子孫異乎為將三世者故為天下道且以為侯還朝  
之獻云

送皮次翁臨武尹序

古今人非才之難而用違其材之患非違其材之患而  
不盡其材之恨以汲黯治郡者違其材者也以賈董為  
諸侯王傅相者不盡其材者也用違其材者不知人不  
盡其材者棄人東坡嘗極言人才英華果銳之氣以為  
柄用人者惜之使人讀其書無不欲廢卷而嘆者嗟夫

天之生材夫豈盡無意如清江皮次翁非不早有譽其  
得百里之地亦不可謂不蚤所自樹立又非弱也奈何  
能使江華之民被其澤而不能使其身安於江華而又  
有不知者以衆人遇之使不得不遠引以自高及其久  
而後起為溫之平陽也又非不以善政聞而又未嘗有  
能拔之衆人之中以稍異其陳迹者又久而後復用之  
又如其初於是距筮仕三十五年矣而後次翁始以臨  
武大夫行無損益乎大夫人皆為大夫恨大夫類無有  
幾微見顏面者嗟夫不有可為世道生民恨者乎使三  
十五年皆澤物之日吾知大夫雖辭尊居卑猶將為之

陸香園三間草堂藏書

而家食之日殆不止過半不家食且無幾時而又使不  
得行志也豈不可為痛恨哉孟子有言此非距心之所  
得為者也大夫官不過初筮志不改初服少壯老為一  
日始終為一人進退綽有餘裕使臨武之民幸乃得大  
夫終三年淹大夫豈有不慙于志者此當路之責非大  
夫所計慮也余嘗備員清江鄉校聞大夫居家善事長  
又善居鄉鄉人惟恐其不家食也書云惟孝友于兄弟  
施于有政大夫有焉吾廬陵人士多與大夫遊者聞大  
夫將行士咸恚且恨曰廬陵何不得為臨武也又曰臨  
武何其修之至也咸為詩以贈而俾余為序予既誦皮

大夫之賢以告夫當路能用入者又為臨武之民之賀其遭也故書以為送臨武皮大夫序  
贈虞孟修序  
江州務使虞孟修今奎章閣侍書學士伯生之母兄也孟修以父澤奉檄征商以筦庫輸賦京師始得為坡穎彭城之聚及來江州以年饑師興商旅不行官督虧課如實負之孟修在繫彌年賢太守狄侯憐而脫之俾歸乞貸以償翰林學士臨川吳公為書四方故人以成賢太守之美四方聞者皆曰賢哉太守又曰賢哉吳公獨未有知侍書之賢者蓋嘗疑晏子仁其三族妻之族可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使無凍餒母之族可使衣絲父之族豈盡可使乘車者乎使傳記不為夸則晏子不得為賢于是侍書賢於晏子矣又嘗疑韓公稱崔翰內仁九族外盡賓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可也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有不過矣乎使韓公不為諛則崔翰不得為賢於是侍書賢於崔翰矣侍書朝夕侍聖天子經筵啓沃可以論薦一時賢士大夫而猶不可內舉其兄於筦庫于是管仲之舉七十餘家祁奚之舉讐舉子皆大夫非矣故予以侍書為賢蓋篤論也雖然知賢吳公賢侍書而力不足以拔之者無責爾也力足以拔之而又遂能拔之不尤



賢矣乎是故余將以告夫尤賢者而足為師者不  
賢矣乎是故余將以告夫尤賢者而足為師者不  
儒者之道以父子君臣為綱而禮樂以施之政刑以弼  
之歷五三聖人至周公孔子孟子而其制大備其說大  
明而又有飲食衣服宮室車服聲音采色以養其口腹  
百骸者使人愉悅安適以就其如此去其不如此者宜  
乎人人知有聖賢之教而不忍畔也佛之教以絕而父  
子棄而君臣為其道也又勞苦險穢垢辱備人情斯須  
所不能堪居者以行其所謂戒律宜其徒之不能守也  
僅而能守則子不得私其親而謂他人父他人兄者固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其所也其為能學其師之學者也其不如是者畔其師  
者也有佛者惠勤則異乎是蓋予二十五年前結廬先  
君子墓側勤為余備洒掃晨夕香火又教其徒讀論語  
孟子身學為詩余甚異之一日持巾鉢告行於予問何  
行曰將之淮何為乎淮則泣且言曰勤幸有父母不幸  
以歲凶流離就食淮土今年八年矣而不能返也江淮相  
距非甚遠勤遊諸方食宿如願無裹糧之苦不及勤盛  
壯時壹往覲省即有不可知不可奈何者獨何面目拜  
佛乎予聞而矍然不自知其泗涕之橫流也于是余之  
廢蓼莪也久矣嗟乎勤乎汝為僧而知有父母也將不

暇顧其師之教而往從之乎此內心之真也勤曰此吾師之教也吾師嘗言父母恩重為說方便報父母恩萬方勤未能行也勤不省親不可以為吾師之弟子余聞而益悲嗟夫勤乎汝能返而父母使無江淮之隔將宰物者猶將為汝五風十雨使恒無凶苗疾癘以終而父母之天年也况今明天子在上財成輔相所使變理又得人者乎勤於是乎行余既嘉勤之善學佛而樂著其說以告夫不為勤者作送海勤師省親序其外能備語

陸香圃贈孟懷采詩文序

吳蓋

卷一

十

申齋文集

卷一

十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能傳矣能保其久而不至漸盡泯滅者又能幾人哉魯叔孫豹論古之死而不朽者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是真不朽者也然其稱魯先大夫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當時去文仲世次蓋未遠由今觀之求文仲一言不可得矣今之知文仲者以其事見於春秋左傳而其名見於論語雖不為聖人所取而猶得以不朽至今謂之有所託以自見則可謂之其言立不可必如六經孔孟而後可謂之立言也難矣漢唐藝文志所載漢之七畧唐之四類今其存者亡幾當漢唐之世得登於二代之史見列于藝文之目豈不自信必傳可久

而卒不能久卒不免於漸盡泯滅則豈不可懼哉梁蕭  
統集文選三十卷其是非去取不謬者罕矣吾嘗以為  
其間有不能不傳者雖不待統而亦傳有不必傳者不  
足傳者而皆傳則統力也豈亦有幸不幸耶于是愈降  
矣宋諸儒講學上遡六經孔孟文章視漢唐有過無不  
及其必傳可以無疑有非七畧四類所可例者又豈特  
蕭統輩哉宋季其間豈無一語之幾於道聖朝還淳反  
古又為同文丕變之一初吾友劉孟懷以書生周旋鄉  
里懼久遂湮沒將周遊四方求之以授世之能立言者  
以庶幾其傳其用力可謂甚勞其言曰其能必傳者無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以余為也其可傳而不幸將遂不傳者使他日幸而有  
所託以傳焉其用心又豈不甚厚且名其集曰崇雅夫  
聖世黜浮之日而孟懷乃先有崇雅之作皆有可嘉者  
予以鄉晚出少而不學長而無述今無聞矣獨幸孟  
懷有可直之日必將有得於斯文也故樂為書以俟

張文先詩序

陶淵明本志不在子房孔明下而終身不過漢高皇蜀  
照烈徒賦詩飲酒時時微見其意而托於放曠任其真  
率若都無所事者其在晉人中可與劉越石陶士行並  
驅爭先而起然遠引不為孔文舉嵇叔夜故其詩以

至腴為至澹以雄奇恢詭為隱居放言要使人未易窺  
測韋蘓州故富貴中人有豪俠氣其逢楊開府本非創  
奇其奇全極道士亦非謾語其胸懷本趣薄富貴厭芬  
華故其詩以盛麗為簡寂以疎宕為幽雅如神仙足官  
府如佛相具莊嚴故言詩者曰陶韋而和陶效韋高者  
不過自道下者乃為效顰吾友張文先以累世豐家而  
與布衣寸畧爭能千萬間廣廈而與茅簷芹曝同情其  
神氣上故其情不可凡其骨法異故其狀不可寒其才  
力足故常兼人其興致遠故常絕倫使人謂詩不能窮  
人自文先始有是乎詩三百篇豈無出於王公大夫者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富且貴無如周公詩安能使之窮哉人有常言詩人莫  
窮於子美而善言富貴古今未有如子美之工者又不  
獨杜位宅守歲三月三日長安水邊此時此語為富貴  
乃其許身稷契致君堯舜直欲使天下皆為壽富康寧  
之民此子美本志常常諷道之者然則詩必窮者而後  
工亦非通論也柳子厚賀王參元語由憤激吾文先  
不止此故以陶杜發之以待知言者

贈劉自巽寫真  
古今畫史惟商人第一能象高宗夢中所得乃與傅巖  
所遇者相肖似如高宗同夢又如高宗夢覺所作殆天

授非人力也今之畫者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然執筆端相以求之有得亦有不得得者常少不得者常多况寫夢又寫他人所夢乎故謂高宗以夢得易以形求難後來麒麟雲臺凌煙類能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死於是世道人物已降而畫工亦遠矣然亦豈可少哉友人劉君士楚為余言余里劉自巽妙寫真為舉傅巖以助其神授天得且戒之曰無摹市井無貌尋常今山林岩穴必有為霖雨為舟楫者子其審之

送方復大徽州學錄補書吏序

太史公之傳儒林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嘗不廢書而嘆也太史公之嘆何歎也漢初右史左儒通經之士自郎中而遷者為右自掌故而遷者為滯獨無敢上議律令者公孫弘以卒史掾屬為仕途捷徑請以優掌故文學定其上者卒史于九卿次郡太守上者掾屬於九卿次郡著為功令然後公卿大夫士吏多文學士此太史公所謂廣厲學官之路即班固所謂開吏祿之途者也夫知不能變更律令僅著功令用儒於吏以參錯其間儒者始有進用之途而去漢初風氣亦遠矣此太史公所以嘆也方今議行貢舉稍用試選學官歲貢儒吏近年六部吏間選于博士弟子諸州文學憲

府掾史選于職官次選於教授正錄視功令為近似矣  
使太史公生於今世當如何其喜幸耶太史公徒見轅  
固申生伏生皆老死仲舒又不偶至其徒始有遂者子  
孫皆至大官以為仲舒恨槩不及見後來明經至三公  
者之輩出漢儒未有推本公孫弘者太史公特著論之  
以優掌故為厲學官之路漢西都用儒之始而存不足  
於喜幸中之復未有得欲者今六部視九卿憲府視外  
郡教授正錄視掌故文學儒者由是而進豈無明經至  
三公之望哉友人方復大用江浙省檄為徽學錄例在  
選中江浙又多故人名卿復大儀狀語言儒術吏事在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儕輩中未能或之先也其行也必有合也余故舉漢事  
以張其行孰有為復大之鄉里親故而不樂其遂者乎  
孰有為儒者而不樂其行者乎孰有為學官而不樂其  
行之遭者乎故曰必有合也夫余亦得視復大者也而  
才不逮其所謂不飲而喜善飲者為之落落酣暢使復  
大遂得行志為儕輩榮耀亦與有焉故樂告夫同志者  
予讀歐陽公兩制集叙為之慨然太息曰公以文章鉅  
公為天子詞臣當太平盛際復何所不足而以祠祭用淳  
屠老子之言制誥用世俗四六之體不足以言文章至

亦上脫余字

於導天子難諭之意復誥命於三代之隆猶恨未能則  
公之志益可悲矣夫文章千古事而朝廷之文所以指  
揮號令訓戒約束其所係尤不小每觀漢初天子賜書  
蠻夷君長乃有善于為辭命者所不能豈與後來希合  
苟容自詭播告之修不通春秋之義傳笑天下貽譏后  
世者所可與聞於此然後知天子難諭之意甚未易導  
三代誥命之文又豈易復乎公之斯言不可改已吾友  
王吾素延祐辛酉進士不負丞於平陽為令尹於上猶  
三仕而以編修入翰苑念昔服勞州縣以儒者之政  
間執讒慝之口今為太史氏固儒者所宜然職在編摩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送馮翼翁序  
亦云能不負丞

雖若甚輕而政事之得失號令之減否上關天命下繫  
人心上為君德下為風化有不可不謹記而備錄之者  
其責甚重他日進為學士其選諒不難而求如歐陽公  
所云云有不可易視之者况翰苑與場屋文體異而禁  
近與外服事功又異吾素此行得以盡讀天下之書識  
天下之士其文學政事何古人之不可為哉于是行有  
日廬陵劉岳申序以送之

送袁慶遠之潮州路經歷序

泰定乙丑今河南叅政董公以指揮使數實于江西余  
以郡文學相見於廬陵公一見如平生執手謂予曰使

先生識先忠宣公今日安在此余固聞忠獻忠宣下士  
久矣乃親得之於其子今年袁慶遠以潮陽郡幙長道  
出廬陵視余諸公贈言余讀至虞學士所為序慨然曰  
達賢者有後董氏多賢子孫多時聞人信矣哉中州士  
大夫每多如漢大將軍不薦士以為高每論建大抵如  
韓安國首鼠兩端鄭當時不肯堅是以為賢如董忠獻  
忠宣二公未知前史可得幾人況今世乎昔者孔子文  
公叔文子而不仁臧文仲編書秦誓取休休有容而尤  
惡媚嫉曾子得之以成大學終章著為天下後世好仁  
惡不仁者之龜鑒使二公在聖門猶將與之况今世乎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夫出公之門受公之知以自拔擢出羣衆人之上而有  
不仁公之用心者乎慶遠嘗從吾友文遜志都城繼客  
董氏及忠宣于退老之後聽其論議見其儀刑於就養  
右衛之時與公之子游從由右衛教教授平樂掾史湖  
廣佐幙南安以有今日潮陽之命慶遠固長材益自治  
治人愛民下士無負董氏矣乎潮有韓文公文章政事  
之流風餘韻公平生大節身後不得一語于及門之藉  
湜獨賴蘓公以天風海雨之勢盡發其幽光著之雄文  
以傳之百世慶遠其從承下風望餘光而以自振迅矣  
乎必有進士如趙德者其無失士矣乎使人曰此自望



氏者也無寧使人謂董氏客乃尔士果不可薦不薦士  
果為高為賢也慶遠務開來者使益推轂天下賢士無  
閉其門而塞其途矣乎哉是所以報董氏也  
再贈劉雪艇序  
泰定丙寅始識劉雪艇於螺川驛時江西都事王思進  
亟稱其術其後再見於監郡李侯之家侯信如思進而  
加詳三見於水驛蒼然亭禮部侍郎張允謙坐上雪艇  
方握籌定數願謂余曰明年侍郎數退平章數盡又明  
年侍郎數亦頓盡今御史大夫伯顏公方為江西平章  
日遣人以十庚辰命試之雪艇十取一得平章笑命次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第九人者高下皆第無一失平章始大奇其數術今年  
為天歷二年己巳屢過余余為言張侍郎以丁卯秋被  
言其冬平章以疾終戊辰侍郎以兵死凡丙寅所為予  
親友談禍福者至是無不驗予獨舉所目擊其大者尤  
顯著以告夫未知雪艇者而雪艇固不待予言也

本草單方序

人病疾多醫病道少夫道少者生道少也雖扁鵲猶病  
之故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若庸工則能死生人矣死  
生人者以死道殺生人不明理不知書于是庸醫之病  
又有甚於人病者夫人病不皆死病而庸醫之病皆挾

死道然而病家至死不怨殺者亦驕恣不論於理者也  
故不論理為第一不治吾鄉王東野以世業見知東朝  
翰林學士廣平程公吳興趙公皆為書明理堂三大字  
又為詩以寵其歸歸而益著書集本草單方以羣分而  
類聚之分有專攻有速效聚以利倉卒便懷挾蓋明物  
理以求證治者也使凡為人子者皆得此書可不陷于  
不孝使凡為醫者皆知此書可不墮于不仁此書之傳  
其有仁人孝子之心乎或曰是在本草中容有不悟者  
乎曰本艸在唐天寶嘗有單方藥圖矣而其書與永徽  
圖經俱逸存者無幾則唐人固有意矣東野非補亡乎

陸香圃三問草堂藏書

東野水川人蓋先治家之病而後以治病家之病者東  
野其賢矣乎

送李僉事南臺都事序

世祖皇帝神聖武文有天地之德聰明睿智盡人物之  
性其建立憲臺也以鎮靜為上蓋深得古人刑期無刑  
之意然猶或有未喻上意者類以刻薄為至公以寬大  
為近嫌故寧使不得直以寬失職為常毋寧使人疑我  
於愆故有誠廉吏而不幸排于姦民抑於不獲上卒喑  
啞被黜闇不得一吐氣以終其身而民終不得被其澤  
甚矣任喜怒為名高者之毒毒於貨利也至元丁丑憲

僉李公彥古按治吉贛南安凜然不可干以私而溫然  
使人可即務欲上下無相蒙遠迩無不達蓋古之祥刑  
者也故其政每以平反得當為尚故所過者有神明之  
畏有父母之愛公方以汲汲以忠信咨詢求大公至正  
江西民方僕公大用至是有南臺都事之命夫江南諸  
道各聽于憲臺以為法為則都事又為喉舌之司先其  
可否予奪以定其黜陟殿最而上之臺端焉苟得其當  
其於懲勸無不宜者此江南諸道之幸也眾皆謂惟公  
能其官惟公善於其職必能佐聖天子耳目之官益明  
其目達其聰以無壅塞遠塞人是非好惡之真江南郡

陸香圃三閩草堂藏書

縣其庶有瘳乎余以衰年既耄無能少補明時獨善誦  
輿人之誦竊附古送行之義且以告夫今之能誠求民  
瘼者庶幾不負國家建立之初歟

趙國寶飲馬圖序

泰定四年今天子以天下追養命宣政院使臣某以江  
西吉安故没入田籍于延壽寺院使與江西右丞親詣  
臨吉取籍圖以聞掾史之從院使者曰趙國寶從右丞  
者曰楊景文凡所以寬民力塞吏責廣聖孝壹用其至  
景文以其餘閑視余以國寶所藏飲馬圖一馬在繫奚  
官左挾樂右挈壺馬叩首張口舉右足如聞其嘶雖未

飲已踴躍有喜意予謂画史不為飲泉飲江之馬而為  
在繫欲飲未得飲之狀夫繫之者不使其奔軼也飲之  
少者不使其過也不見其飲者不見其不足也畫史之  
用意遠矣國寶既寶藏之又能求文辭者發之余非其  
人不足以辱雖然願有述焉昔魯僖公牧于坰野魯人  
頌之曰思無邪衛文公馱馱三千衛人歌之曰秉心塞  
淵周穆王車轍馬跡將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詩以止  
王心曰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此格物之學也是故  
驥不稱其力而良馬比德君子焉國寶其得求放心之  
道乎其有寡欲之心乎其有尚德之意乎馬取其繫飲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取其少少取其饜是行也可謂範我馳驅矣於是觀者  
咸為詩而屬予為叙云

豐城朱淵甫捕盜序

官以捕盜名未有縱盜者也未有求盜盜不得者也而  
盜常不得謂故縱不可而未有非故縱者又不獨名是  
官者焉自一命以上孰非禁姦禦暴而不為姦不為暴  
者吾見蓋罕矣嗟夫欲民之不患盜不可得也欲民之  
不為盜亦不可得也今夫官自縣若州以捕盜名其胥  
與其徒皆役焉役有貴賤故有以祿有以傭祿之傭之  
以職思其憂盜宜無不得而不得以為常此縱盜之尤

不字行清江王縣尹去思碑云天  
幸藉盜以資為大盜甚於盜

著者也若夫使被盜者匿盜又藉盜以不為大盜此又  
與於盜之尤甚者民不幸被盜官不能即時蹤跡之徒  
謬於被盜之家而誅貨賄焉又之事外不實訊賊而設  
問姦民懼無故又自辱其妻孥也以為告官不得所亡  
失于盜者又以盜所不能奪者拱手而奉之官焉故寧  
不告故盜滋益熾其幸而盜既得則教盜蔓引大家由  
是而民之喪於官吏有什伯于盜者非大盜乎民之病  
此久矣豫章豐城朱淵甫不忍民之被盜于捕盜也會  
豐城黃氏一夕遇盜八人空其家而官不得盜淵父手  
得其七人焉而生致之官而後捕盜者與其胥若徒得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祿與傭者免于戾焉或曰淵父庶民也非受祿與傭者  
比也而生致盜非越俎乎是不宜章異以開僥倖者之  
門予曰此又與於盜之尤者也此為大盜者也使民皆  
為淵甫則郡若州以捕盜名官者皆當愧死使淵父幸  
得縣若州以捕盜名一官則其所為必不止此又等而  
愈上之則愈不止此故曰是宜大章異之以為勸抑余  
又聞昔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  
可詰也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以  
邑其從者皆有賜若大盜禮焉是賞盜也夫上之所為  
民之歸也上之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

莫敢不徵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  
臧武仲之言可謂知本矣嗟夫竊鉤者誅其來久矣淵  
父能捕羣盜有不能捕大盜者乎大盜既獲則羣盜不  
捕而自屏矣傳曰今之諸侯其取之猶禦也孰有不受  
禦者乎有不受禦之人而使之為政則國門之外庶幾  
其無禦人者矣乎敢以是為淵甫贈泰定甲子中秋  
題直栖碧山題咏序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衛巧者為之營辨者為之說乃  
與有爵祿民社者無異故曰素封亦其勢也至于文人  
才士宜未易致若聲名烜赫位祿穹華宜尤未易坐致  
而其得之也乃與知勇巧辨等是何道也蓋嘗竊觀其  
人要皆有寬深博大之度為寔淳龐之姿一未嘗挾其  
所有而人往往歸之此其所以異於人者也余於塗龔  
氏碧山題咏有感焉夫龔氏其力足以為甲第之鉅麗  
別墅之清華使高山流水清風明月皆如其耳目之所  
欲得而一時名人勝士鴻儒鉅公亦往往寄姓名其間  
此豈偶然之故哉昔有蕭邑竇氏作拱翠堂得坡公為

之古木怪石既而晁無咎為之記陳無已為之詩至今  
人知有竇氏徒以此此竇氏所以不可及也坡公記凌  
虛臺謂世有足恃者而不繫乎臺之存亡公雖自負持  
而至理存焉舜咨求予序其端余感其意故為叙云  
贈蔣斯文序  
余少不自力老而無成今老髦及之矣恨往者之逾邁  
愧來者之滋多殆不勝追悔而且無所歸尤也今年始  
識閩蔣斯文其皇皇取友如恐一失不可再得其汲汲  
好修又如恐今日不復有明日何其敏且急也出其文  
一編余甚愛之問其言少余四十歲予愈益愧之惟古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於文必深於道而得於言其倍道而不悟者雖擇言亦  
必不精余嘗謂詞人起而有言者不必有德可也謂理  
學明而德者不必有言可乎古未有行道有得於心而  
不理于口者也則後之學者可以有省矣君子觀於古  
今文章流出胸臆其示今與後與聖人所謂言之文行  
之遠者初不相悖戾則有德者必有言固千萬世不可  
改已斯文學行文詞方將欲追古人而從之四海甚廣  
患無良師友乎如余者不足道無以余言為惟躬行心  
得慎無如余愧悔無及耳鄉先生歐陽公權有言先覺  
明天理以過人欲後人談天理以奉人慾于是有臣講

學而君不得其忠子講學而父不得其孝弟講學而兄  
不得其弟士大夫講學而民不受其賜者吾為此懼三  
復斯言故為斯文誦之不又重無心余言為誦  
送曾巽申進郊祀鹵簿圖序上臨御之二載有意稽古禮文之事以太常寺為太常  
禮儀院明年親祀太室誕布寬條以與天下長治久安  
廬陵布衣曾巽申叙次古今郊祀鹵簿既成書則圖而  
進之洪惟昭代廣土衆民自有天地所未有而郊祀大  
駕鹵簿猶有所待而備舉使黃帝以來數千餘年承天  
尊祖之祀曠而不講生民不復知古者尊君肅臣之意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茲大缺典每讀唐書禮樂志於搢紳大夫皆莫能曉習  
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常見也為之廢書而嘆曰嗟夫  
此豈獨當時之失亦吾黨之過也古者功成治定之日  
所謂制禮作樂者豈以文具飾耳目之玩極崇高之欲  
蓋將有豫遠不敬于下而使其聖子神孫益求無愧于  
天與祖宗其可以憚煩廢與不廢苟焉為之也哉巽申  
其先代多聞人家故多書博古而尤詳於禮悉心與力  
用意遠甚方今議禮考文必有采取而下之者大  
平之候也是可彰昭代之盛而補吾黨之愧矣岳申蚤  
衰無聞願借耀其餘光使幸得親見禮成而霑大慶從



當世老於文學者鋪張揚厲以濟其美顧不偉與

許獻臣女教書序

古詩正始二南上自后妃夫人太夫妻下至游女賤妾及變風作而發情止義猶有如莊姜戴媯共姜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居變而得禮之正者其他詩存而逸其氏名不可知者甚衆此豈一朝一夕之故所使然哉古者帝后端本正倫躬行美化於其上公卿大夫士父母師保之訓率于其下自能言以至於嫁自始嫁以至於終身家有教而人有則凡服食賓祭所以相夫子事舅姑宜家人者皆熟講而素學之故王后寧而師告宋姬燔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而待姆其貴者如此上不知有富貴下亦不敢以貧賤失其身俗化之美有由來矣後世大小學之教且廢不講至女傳愈無聞古書教戒亦無幾存末俗敝化有教為歌詞學執俗樂競以為能恬不之怪民生其間求烈女貞婦非至性過人者吾見罕矣彰德許獻臣博古通今用儒飾吏嘗病古人遺教雜見於禮書有學子所未喻者傳記所載又漫無統紀輯可為訓皆可與知與行者為一編始教在室故首內訓然後教有家故次昏禮次婦道能為婦然後能為母故次姆儀行莫大于孝節莫難于貞故繫以孝而以貞終之門凡有六教亦

備矣美哉獻臣之用心也今之從政者大抵急錢穀刑  
獄而緩教化刑愈繁而俗愈不美未有究厥本始者使  
家有是編為舅姑者無不得賢婦為夫者無不得賢妻  
其於風化庶乎非小補之者美哉獻臣之用心也獻臣  
事母以孝聞為吏廉平有古長民之風語曰非此母不  
生此子至于獻臣尤信

解開先省親監學序

吉水解氏子開及門而請曰開將之京省親監學先生  
何以幸教之又曰開之父留監學七年矣大父以高安  
文學代歸又幸健許開以行先生大父行敢告惟解民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唐宗故家至今子孫為士族科興猶有兄弟同舉于鄉  
者予嘗銘其曾大父之墓今開四世矣子之往余得無  
情乎昔何蕃入大學每歲一歸父母止之間歲又一歸  
父母又止之最後五歲不獲歸將歸諸生閉留蕃空舍  
中此所以為名士也此其所以能救六館之士不靡然  
從亂者也昔陽城為司業召諸生告之曰有久不省  
親者乎明日謁歸者二十餘人此城所以為名公卿也  
聖朝方敦孝理國子諸生有不能為蕃者乎國子先生  
有不能為城者父子有親以子之心知其父其心豈相  
遠哉開爾是行大父既命之矣有不如不贈子以言者其

於人心天理何如也行矣開先富與貴是人所欲嗜欲  
有甚于富貴者乎行矣開先子之嗜欲且將至矣劉岳  
申書古德卷四十七詩主不報高審卷十四七夫主  
贈夏仲善之官會稽八地如西公四也  
吾友夏仲善吉水故家才子也泰定庚午擢第丙科以  
判官建昌錄事興國知名授會稽令尹告行於鄉大父  
父之故人謂余世好願求一言惟會稽山水聞天下昔  
人所謂應接不暇者仲善三仕一日而居有之雖繇發  
身科第揚名州縣以及此而其遇合所取數亦不薄矣  
仲善芳年妙質用其通材素學行乎名蕃大邑暇日登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會稽臨鑑水探禹穴而望越王之故鄉攀秦石而求太  
史之禪書玩蘭亭訪剡溪宗二謝以尚其風追二陸以  
躡其蹤若夫續黃絹幼婦之辭留布襪青鞋之詩望越  
山青於栖霞來天下白於浣紗茲遊信可誇矣抑余老  
至耄及尚可求吾子于盛麗紛華也邪余嘗聞建昌清  
之清苦興國之賢勞矣子如以會稽為文章政事豈非  
一世之豪哉昔在宋有曾魯公嘗宰是邑其後致位宰  
相為宋名臣朱文公昔錄其會稽之政宰一邑宰天下  
皆宰也尚勉旃無空談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一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二

蕭洵德瑜校正

番易 費震振遠編次

序

送郝右丞赴河南省序  
上臨御之初中書左丞郝公天挺以召入贊大議加賜  
宴勞拜江西行省右丞其秋七月公至官一以民瘼為  
已憂其所罷行害利灼灼在人耳目如浙江歲饑公在  
中書嘗請以江西代其海運至是論當罷還江浙不當  
為例西番茶提舉司設官不便當歸有司廣東惠州等

處採珠得不償費勞敝赤子當罷諸當戍龍南安遠南  
恩潮陽歲歲瘴厲殺不辜者常數千人當移南安肇慶潮  
州善地撫州千金堤成便漕當修小曹銀場無銀當  
罷宜黃樂安分武寧新城廣昌地依山民輸官負擔六  
七百里當折納書尉吏貧亡藉不當祇待站當用各戶  
余糧而復其戶役尤惡不肖子孫發冢者為重禁其賣  
買皆著為律凡大者以聞立報罷小即便宜皆可為久  
遠他便民不可悉數明年春奉命與僉院數軍實至臨  
江臨江軍多亡逃而官利其稍則罪萬戶以下倉官多  
取于民而不禁廉得其羨三萬貫中統有奇則罰郡將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以下郡服其神明而安其仁恕余時以諸生拜公見其  
公餘手不釋卷過于寒素愛民下士有古者賢相之風  
軍民官請置酒效一驪于前一不許所遇無秋毫擾其  
尤不便民者立為禁止余方以為江廣賀亦自賀夏四  
月命下遷公河南從河南省臣之請也平章公驚恚曰  
我獨不樂有同寅邪奈何爭吾寮都曹有泣下各曰奈  
何爭吾公百姓相與失色士相與短氣口塞咸咨嗟嘆  
息曰天遂棄江西耶奈何爭吾相以私彼汴也彼汴之  
人何修之至也嗟夫使公遂留江西所施豈止如前所  
陳而已推公之心所欲為民便者何限或蓄而未施或

施而未竟公在汴江西不被其澤公在中書詎忘江西哉西自有外中書以來其間豈無賢相而材不達志力不終事料力有餘而又不勝欲惟公疏通練達足以行志獲上信友足以遂事本之以寬仁發之以剛毅始終之以無愆而又輔益之以學問故天下之民爭欲得以為父母士爭欲得以為宗主為方伯之長者爭欲得以為貳雖以聖主知公之深愛江西之至而不能不從河南省臣之請莫非吾民故也予聞公世將家其先有德于兵間而公又以仁厚昌子<sub>于</sub>歷官有功於國有德于民甚眾富貴壽考宜未有艾予獨著公所施江西與江西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民所不釋于公者非以為公譽將以告夫君相使知江西未嘗不可治而如公者不可遇而又可暫不可留為可惜也

送李總管赴贛州序

章貢太守李侯未至章貢而先聲被廬陵廬陵之士多稱其賢歲六日過予敝廬乃一不知其太守之為貴余亦忘其為太守也有頃南安監郡繼至禮讓久之南安叙通家章貢云平章叙在丞相下南安云以平章公貴介弟余敢若是班乎章貢讓愈益恭詞愈益辯南安叙如初語極雍容又久乃定觀兩侯揖讓余兩賢之喜章

貢得賢守又喜廬陵士知人昔者夫子之論人曰為國以禮又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郡守古諸侯國也於是可謂能以禮讓矣平章為延祐聖人舊學之臣又為賢宰相其相業在國史輿誦在人心太守其有聞于愛民下士者必有素矣太守嘗知澤潞理問浙省別駕寧國各以其官聞其於章貢必有餘矣章貢與廬陵相依倚為郡國唇齒之國也章貢有賢守廬陵與有焉予又聞猛則民殘寬則民慢繼猛以寬所為得矣繼寬以猛其庸可乎善為政者用剛柔之中以去寬猛之弊則畏愛具而父母神明兩得之此侯素所蓄積者也余奚瀆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告焉詩曰敷政優優不剛不柔古之誦詩者以達政而賦詩者亦以觀志敢以為獻

送馮翼翁漢陽縣丞序

泰定甲子廬陵再貢而第者二人馮翼翁其一也於是翼翁擢丙科授漢陽丞以歸余嘗備員湖廣試官識漢太守許君於院中太守質直信厚君子人也出院過江訪秋興亭于漢陽郡治之後往謁太守焉亭有蜀江漢水之勝有大別山郎官湖在其後山有禹廟其登臨之美殆過南樓唐賈至碑在焉恨匆匆不及留文字其間然念慮往來常有之以為幸得徘徊臨眺當償前願而

不能自必乃今翼翁有三年淹於此視余匆匆至今有  
餘恨者固已相絕而翼翁以盛年高科方吞雲夢而納  
江漢登高能賦山特其餘事又非余衰朽者比漢陽  
之幸秋興之遭也雖然漢陽幸有賢太守翼翁往能不  
負丞又科第之幸也士民之遭也豈徒文字而已使予  
他日重遊得竟償前願又將觀贊府之政成而賀太守  
之得賢屬吏也豈不美欣故於其行也序以為贈

洛陽楊友直家譜序

今南雄路總管洛陽楊益字友直余五十年前友也初  
友直掾江西憲司知名余時貳洪泮辱與游別久隔濶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惟聞令名日起為南雄始有聲問相及至是徵余序其  
家譜譜自其曾大父中京府君始至其父弘農郡侯三  
世余問故則曰中京以上譜止不可攷矣楊氏世家洛  
陽曾大父諱某仕金為中京酒使大父諱某遇紫陽先  
生為轉運使佐其幙贈亞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輕車  
都尉追封弘農郡侯父諱某以承直郎南陽府判官卒  
於官三贈階由奉訓朝列至嘉議官由禮部郎中秘書  
少監至刑部尚書勲由飛騎尉騎都尉至上輕車都尉  
爵由洛陽縣男弘農郡伯至郡侯可謂榮矣余嘗謂宗  
法廢而族譜亂以偽亂真以賤冒貴以凡陋襲穹華概



不能以其身自樹立以求顯揚徒以其先謂他人昆以  
取譏笑其有幸而出于喬木故家者又不幸不能守身  
事親以辱身辱先其不大可羞愧哉友直方其在江西  
時已能自拔必不可為南陽府君辱五十年持身玉雪  
兢兢焉訖能以再世贈官三品三命封侯於以光遠有  
耀而顯其親可不謂榮矣乎友直所以自樹立何必減  
闕西又何必冒送遙而後可稱世家傳曰立身揚名以  
顯父母孝之終也如友直可不謂立身揚名矣乎世之  
人不自貴重顧藉忘其身以及其親上以險危其大人  
下以愚不肖其子孫甚至覆絕有可悲傷者如友直光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昭其先君式穀其後嗣使中京府君世為楊氏鼻祖其  
世祀豈可涯哉楊氏世世子孫尚懋戒之

送葉審言歸浙東序

江南內附三十有八年而科興科興又有十七年矣而  
江西為盛江西莫盛廬陵廬陵莫盛吉水提學江西自  
浙東來者曰縉雲鄭公潛昭近年稱金華柳道傳教授  
吉水自浙西來者錢唐盛公元仁近年稱金華葉審言  
鄭公文學清修稱其世家余時為洪泮辱相知盛公博  
學工詩兩浙知名士皆尊為先輩余辱與游道傳矜持  
有識鑒自負恃不可下古人余時為鄉校辱相聞審言

胸次氣象威儀文采賢者也余辱交焉是四人者先後相望垂三十年皆相與而各有深淺若鄭與柳皆嘗為之屬而遠近咸疏已異盛與葉皆在五里而落落不相合夫以相望三十年間僅得四人而又若此然則交際離合信矣乎其不偶然也于是道傳別已三年審言今又告别余昔者既恨不得與道傳劇論以求一日之益而今又失審言也嗟夫余乎其無復可以求有益乎予之過遼陽也道傳意若有以贈我者審言去吾鄉而歸將羽儀乎天朝也其何以處我哉

贈蒲學正序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蜀蒲閬州望族也閬以宋尚書左丞宗孟顯蜀亂子孫散處四方予嘗校文湖廣得蒲紹簡魁多士多士稱得人紹簡世出于閬者也今年又識廣元學正蒲其子所子新距左丞九世嘗錄叙學為制釋奠禮樂器于蘓杭至是廣元議制器如叙而以江西冶鑄為良會成都重慶保寧議如廣元皆以屬子新蓋省憲以舊勞選而使之子新留廬陵再見夏五而後四路禮樂器之範金者始備將之蘓杭取磬材焉告行于廬陵文學汴王仲敬倡為歌詩而謁余為序予聞釋奠釋菜皆祭之畧者釋奠有樂而中廢所謂畧者又不備焉當宋盛時歐陽公

猶以為恨逮宋宣和大成有樂止於汴京而又中廢至是郡國始備尚論厥初自文翁興學而蜀為鄒魯歷代不乏人至宋而蘓氏父子遂聞天下宋南渡蜀被兵最甚宋亡又甚時絲枲織文之富衣被天下今皆不可復識矣况衣冠禮樂之盛乎今世所傳漢成都禮殿圖象猶使人想見文翁之盛皇元混一亘古所無興學崇禮又為一初釋奠得通用樂又宣和所無此天下太平蜀文學將復興人物將復出之祥也其事雖微而所繫甚大予方為世道人材賀故為子新達疊疊焉

贈李生歸蘄州叙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夏仲善見其學者李王與所業易對義一篇王家蘄春常貢河南聞湖廣之風而起者于是罷科命下而講習不輟勤求余一言如不知科已罷又如未嘗罷者余感其千里求師不隨俗化則告之曰科廢學不可廢上不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取士士可以為讒諂面諛巧言令色孔壬否乎上不以修潔博習取士士可以為頑鈍無知不學凶術否乎秀才異等今不復舉士曰吾不為秀才異等可乎孝弟力田今不復舉士曰吾不服田力穡孝養厥父母大不友于弟可乎夫學者之於五經四書非為應舉而設以應舉之心而讀五經四書已非矣

而又以科廢廢讀尚得名為士矣乎玉乎子必免之自  
科罷而有喜談樂道之者其人固可知亦有言之而戚  
戚者亦未為得也昔者科廢四十年而復興謂有其廢  
之莫敢舉不可今者科興二十年而復廢謂有其舉之  
莫敢廢亦不可或曰屈伸往來易之常理則應之曰我  
不敢知惟科廢學不可廢如是而已玉字德潤盛年有  
志仲善至順庚午進士以建昌判官終更而居憂授業  
於家云

送王員外廣東錄囚序

至元四年戊寅秋九月太宗正府員外郎王君錄囚嶺

三間草堂藏書

南京師賢士大夫咸為詩文以送其行道出江西以視  
廬陵劉岳申惟王君將命之肅諸賢贈言之忠至矣盡  
矣而猶有待於予言乎余聞先漢有女子上書救其父  
母者其辭曰妾哀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漢文  
感之為除肉刑而幾致刑措焉夫言豈在多哉聖主如  
天萬物皆春天下獄成而孚輸而孚矣不留獄矣而猶  
審克之合於有虞氏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意真德  
刑也王君讀書知政讀書則不為徒知政則不為徒  
善嶺南之囚凡至吾前者皆死獄也其不幸而冤者其  
罪皆在有司然而未錄以前猶皆生人也既錄以後萬

有一不免于殺不辜則不可復生不可復續其冤皆  
不在于有司而在于我矣其悔恨可勝道乎歐陽崇公有  
言求其生而不可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夫求其生  
而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斯言其庶矣乎敢以為獻  
天德也贈高師靖地理說序備西志卷下附錄文四節  
古今地理察於伏羲井於黃帝奠于神禹而其說聚於  
九邱尚矣又不獨公劉之豳周公之洛衛文之楚邱始  
見也若古之葬親者自溝壑蠅蚋始繇是而宅兆有卜  
古之卜者真能知後世必不為道路城郭溝池井陶耕  
鋤所及勢家所奪此其術殆非今之所及而迂儒不通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古誼妄諱其說以其古不擇地不知古人擇之尤詳今  
人併水蟻不知避是溝壑蠅蚋之也不知未有甚於此  
者郭景純得古人遺說以為書而儒者不能知尚得為  
儒乎此非儒者學問所當察詳者乎此吾所以有感于  
高師靖此書也使仁人孝子之葬其親者得其說而求  
免於溝壑蠅蚋不廢乎於人心能無忤乎師靖其父故  
博雅君子丞相信國文公所為書山雲者鄉稱山雲先  
生師靖槩有聞於家學云

張翥仲舉集叙

張翥仲舉北方學者始來江東江東才俊皆稱之予始

相見豫章愛其疎蕩有奇氣磊落多豪舉急義如飲食男女聞上有賢者輒以身下之常恐其人不先已而蚤達未嘗見其有所不減于人人或有短之者終不以為惡聲必終譽之有不幸厄於時命必多方拯拔之而後已不然如已負之餘事為詩賦之章極才情所至無不輸寫傾竭其意欲者使人望而知其為非仲舉不能而仲舉未嘗以自多至順壬申余再之江淞校藝後仲舉亦且老矣其氣充然其才情沛然其中心誠好義愈益汲汲然予方恨主文而竟失士愧見仲舉而仲舉如未嘗試者豈徒不知有得失日與買船下湖長歌痛飲盡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興而後別今又八年矣書來廬陵留滯維揚猶江浙也獨求予序其集端夫予何足以論文哉田光先生有言徒識光盛壯時感仲舉行誼至高殆非今世人故為私論其人品大槩若其詩文固不待予而傳願仲舉自有必傳者東坡所謂非斯文亦莫之傳也

送西憲宣差赴都叙

今天子嗣登大寶之明年以天歷左丞相仲子前侍儀舉祿補外監南安郡郡當江西上流與章貢壤接南振交廣西距湖湘官吏士民道廬陵過余者其人言監郡族出高昌有中州賢士大夫之風生長相門有被服儒

者之意真愛民下士賢長吏也余聞而異之去年始相見于吾廬然後知聞望果不相悖聲實果相符他日見其二子皆文雅溫厚恂恂有父風又知其教行於其家至是告行將之京師余至大中嘗拜丞相於江西瞻望其闕深博大魁壘奇傑誠非位正中書不足以展其材略及天歷登庸天下之士皆曰丞相功莫大于翼戴而不自有其功志莫大於肅清而不自滿其志皆以為恨不知其蕃祉老壽得之於天而不盡有諸躬者蓋將以保有其子孫孫子以為天下國家建無窮之基垂無窮之聞穹穹厚厚厥有深意凡民彞好罔不同之余既辱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知丞相獲交南安喜世祿之家子又有子於其行得無情乎自古定大難者無赫赫之全功履危機者有容容之厚福是故保世祿者無如恭儉而恭儉必由內心以生是故教子孫者無如義方而義方必以一經為尚此南安素所蓄積何待余言而余言之不置者朋友之至情也丞相有如語及江西人士為言如余者年已八十無所用世矣至元五年己卯四月日劉岳申書

羅中德詹集序

通齋羅先生蚤以文學知名晚尤宿於理而營于文庶幾正而葩者今不可作已其猶子中德從家學槩乎其

有聞常客分寧分寧為其諸父兄讀書故處中德于其間往復倡酬無虛日其友文采蔚如也今年相遇于紫淦類深自晦匿其中所有欲使人不可見其端緒者與之語漫不可否又與分寧時如二人者嗟夫中德所謂深藏若虛者非邪一日出其藁視余凡古賦古詩又若干首予讀至盡如主人盛服與客每門而讓如韓昭侯效古人愛一嘖一笑如紀消子養鬪鷄如張踈不可効陳遵程不識不可為李廣何其嚴也予為之竦然曰幾失子矣蓋戰國辨士有以辭勝理而詘者而晉人亦有俊傷其道之譏由是而以文辭為無取以才俊為可薄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孰知易謹修辭書貴俊德其言不文者其行不遠故有俊士俊民皆所以發明理道而翼張之者也其誰能去之中德於家學概乎其有聞矣故予嘗謂文章韶潤不如骨氣而韶潤亦不可無思致不如淵源而思致亦不可少嘗試以家學叅之

禮記貫義序

須溪先生劉公嘗為予言小學進業進學廣記甚有功小學先生沒始見其書而先生之言信比年進書惟王天與尚書纂傳出蔡氏後使學者有之為有益恨先生未及見若禮記固未易讀傳文有似經者得疏而後明



此古注所以不可廢後來注者益衆方氏應氏為著最  
後有衛氏者盡得諸家之說而取其尤長者集為一書  
然世罕有見者吾鄉曾聞禮以立盛年力學懷明發之  
思感揆錫之義循名責實取禮書晝夜誦習之先註疏  
次諸家次先宋大儒博采其尤善者而折衷之名曰禮  
記貫義蓋自有此書以來所未有諸老先生所未及須  
溪先生至今亡恙猶將取之况如余者乎世嘗訾著書  
者無之無損乃他多爛熳者誠可厭而不可以槩貫義  
所謂有之有益者也余以衰年媿以立蓋途邁之感愈  
深而弗云來之憂已決徒願刻成使四方學者爭先快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觀無如予之悵然以止也

送劉良用秩滿詩叙

予年十三程教授試二之日其同四句置第一其後蔡  
教授試有饒筮殮三句亦置第一又後屢試不一試皆  
然蔡公命之曰子年甚少而文甚老更成何也每見驚  
異惟正錄未嘗少暇以辭色須谿劉先生撫而教之曰  
鄉校博士弟子負銖積寸累以序升以望取二者儵然  
後得亞于正錄如天子之宰相然鮮不六七十者有老  
死不能至者焉蓋鄉里公論僅而在此此一時也嗚呼  
尚矣余為鄉校之歲學正劉良用始至未數月余愛其

盛年機智警敏可相與以有為而于余所不為亦能無所不悅也其間監郡郡守之相知過使客之相聞者常相接踵而羣不逞之滋不悅予者亦不少良用去而攝官吉水既獲于州之長官稱于州之士友以有勞績于學見于余文者多矣至是而後以代歸歸拜其親而榮其鄉無不可喜獨余感年歲之不與復欲為初試鄉校之日而不可得也有可為大息者昔鄧禹年二十四拜大司徒其後以將相封侯為功臣第一嘗自言臣非際會終身所至不過文學博士夫以將相封侯之與文學博士也遠矣孰知遇則為將相封侯不遇則為文學博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士也哉然則文學博士者固不遇之將相封侯也由此觀之豈獨顏駟有文武老少之憾而已悲夫此古人所以貴乘時也歟良用行矣無自菲薄于是代官以下學之士友皆為詩屬余為序云

送徐子謙赴湖北憲副序

太史公書稱韓非引繩墨切事情載其所著說難有顯為名高陰為厚利此與內小人外君子色厲而內荏何異故曰不以人廢言類此嘗謂士大夫至公無私而行之必以恕至清無底而用之必以明其中心誠信于忠君報國愛民下士要可以結知于天地而不可以求知

疑知

於世俗自余所見惟濟南徐君子謙他蓋未之前聞也君始為湖廣省郎憲副東粵吾兒文昌候迓之於武昌已既熟其大畧及事君于東粵每長貳僚寮間議論有異同必反覆至盡曲折至當于是而後止蓋君之隱顯必不可為兩途心口必不可為兩端始終必不可為兩人故能舍己從眾違勢從理然終不可為典要惟是之從此君所以大過人也至是君以東粵移湖北東粵之人咸咨嗟悵望曰上遂棄東粵矣乎何名我公之遽也湖北之人咸歡忻鼓舞曰我輩僕公重來久矣何慰我民之切也君子曰是可以論人心天理矣湖北之民德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公也久粵東之民德公也新久者固其孚而新者尤難舍此人心之真天理之正也雖然我公之心豈有彼疆此界之分也哉使君即日升朝為內中書內執法亦舉此心而措之耳予今年八十又七何幸身親見之

送李一初江浙儒學提舉序

進士得人尚矣使皆如李一初科舉何可廢選法得人多矣使皆如李一初常調何可忽提學得人有矣使皆如李一初學官何可輕於是學官積輕甚矣一初何以能使所居重也哉一初其文學行誼有過人者固宜其於政事無過不及使用之百司庶府必可觀用之親民

為尤切今以提學為江浙固所優為而於學校興除利弊恢恢有餘矣學校至近年大壞極弊不可復支獨江浙以能官聞則進士得人之效也一初亦幸際其會耳夫以兩浙而遇一初以一初而遇兩浙非天時人事不及此抑余嘗謂士大夫學術不可以不正不正則忌克多而媚嫉興將偽言偽行無所不至苟可以用其深中多數肆其雄猜陰毒必且勇往而力行之矣此其于士君子為何如也每讀杜詩好心事真顏色兩語常恐此生不見似人乃今於一初得之安得使人不驚喜於既見之後而憂恐於重逢之難也哉予嘗以校藝三至湖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廣一至江浙長沙固湖廣之仕國而茶陵又長沙多士之淵藪如一初又其尤者也予既以為江浙賀一初往無負江浙不亦善乎予耄且悼為我多謝西湖遲君歸榮猶及為君賀且賦之

贈采詩兩生

嘗讀誣至采蒨三章愛其和平悅樂無惡無斁以為此采詩法也使采者皆如卷耳頃筐之真則倦矣又嘗讀中庸大學表記坊記所引詩愛其融液貫穿得言外意以為此觀詩法也使觀者皆如高叟之為則固矣觀于風雅然後知古人作詩之妙當時采者要不可及觀於

夫子說詩然後知古人興觀之妙後世傳注皆不能到  
采者如蜂之取花觀者如人之取蜜其殆庶乎方今政  
治之得失民情之戚休上之有關於德化大之有係於  
家國獨不可因民風以上達其於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不尚有補乎永新陳天衢張文淵以采詩告行故為定  
其大者書以贈之以待其歸

贈安成劉玉成赴都

昔者孟子稱湯執中立賢無方故詩曰商邑翼翼四方  
之極昔者孟子稱武王不泄迓不忘遠故其詩曰鎬京  
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蓋古之論聲教者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稱朔南論王化者稱自北而南使夫子薄南國則二南  
不得為風之始使夫子薄南士則子游不得為文學之  
先又使聖世終薄南士則春陵周氏之學其傳於河南  
者不足尚而建安朱氏之學亦不足行於天下矣方今  
聖人以天下為一家而南海實為龍潛之所為南士者  
可不知自貴重顧藉乎于此有名世之士猶將退然自  
處於常人之列於此有大過人之材猶將闔然自晦於  
衆人之中苟區區以浮華自銜以小有才自負豈不益  
自菲薄羞鄉里輕當世哉故夫士之詘于時非時之罪  
也罪士而已已之詘于人非人之罪也罪已而已故曰

衣錦尚絀又曰藉用白茅孰有良賈而不深藏若虛者孰有君子盛德而容貌不若愚者此貴重顧藉之道也吾鄉安成劉玉成將之京都予雖不能贈人以言而竊附于愛人以德於其行致忠愛焉亦古之道也至順改元之九月某日廬陵劉岳申叙予於上之說也

送楊賢可宜黃縣尹序

友人楊賢可既第而官會昌官瘴厲地俗又險惡賢可終三年淹而無天時人事之患其政行焉其歸也貧如未第時調永新去家鄉孔迓而民俗有甚於會昌之地氣者賢可為之未數月而憂去良民思之橫民服之其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愛存焉其歸也如會昌服除遷江西照磨其官為省幙而位在底僚諸達官之長日臨其上制其左右賢可為之不諂不援無惡無怨其職修焉其歸也如永新至是有宜黃縣尹之命宜黃無會昌之地氣永新之民俗又無會府尊官之壓得百里之地而為之宰於以為政行志恢恢乎有餘力矣或曰宜黃善地縣尹正官足為政以不取為不與將何以安其位哉愛賢可者能不為賢可私憂過計乎曰賢可之誠身信友足以獲上治民久矣過使客有不知之者乎有不愛之者乎賢可能無疚

乎志無惡于民而已若所遇非所知也君子曰惟賢知  
賢以賢待人而以不賢人應之是所感非所應古無是  
理也賢可以暇日往從吳先生而問政焉其所以告賢  
可者必非余言所能及也以是為贈  
志和辨園序  
易言學聚問辨中庸言學問思辨蓋嘗觀于孟氏之辨  
矣其辨性善義內不遺餘力辨楊墨至於無父無君辨  
鄉原至於無舉無刺所謂差之毫釐謬之千里者辭旨  
殆如酷吏議法畧不少恕而究其初心本非好辨後來  
公孫龍諸子曼衍橫潰四出益信孟子所謂不得已者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宋洛建諸賢講明聖學究極蘊奧語詳擇精弗明弗措  
古人問辨之意學者從可識矣捨是復何以辨為哉宜  
春桂可取莊氏語名其所述曰辨園以視予予讀至盡  
槩與人意合者多然後復於桂可曰文王之園方七十  
里民猶以為小以其猶有所局也莊子好辨之雄者至  
篇終而以公孫龍為囿於辨之內示不足也明矣子之  
取義豈亦有所不足也邪近年來滌鄭氏辯駁古人窮  
詰至盡夫辨若是亦可以已矣其於園也宜不可以廣  
狹計矣子之是編屬事類辭無論雅俗必窮本始不苟  
同眾然且自以為不足由此而夾滌不異矣又以為不

足而窮源至於聖賢之所謂辯又豈難哉予故與之談  
夾漈以充其辨又遡莊氏以循其本然後使由孟氏以  
達乎子思孔子以易中庸之辨終焉蓋充類至義之盡  
此辨之也此莊子立言之旨亦桂可名書之意也  
昌黎嘗言我生之初月宿南斗坡公自謂其年生者無  
富貴人而與馬夢得為窮之首自昔大賢槩乎其有是  
言也故有晚知前定而悔不讀書者惟韓蘓二公乃無  
是悔耳予生宋五庚申為景定初元天朝中統之初也  
年十七而德祐為主矣科舉廢而不知學為聖賢之學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章逢賤而不能去農為賈之業蓋不擇術與不知命合  
而為世棄民始不能以饑渴之害為心害於是可畏之  
日為無聞之境矣又何止不讀書之悔而已哉每遇江  
湖談天者相從問命未嘗不內熱汗下也儒者不能自  
求性命之說於六經孔孟而必待星翁日者之說而後  
暫息乎其僥倖之心則是星翁日者猶有功於為儒者  
曾星翁日者之不若也予往來歐鄉識熊景仁景仁善  
言命余所愧者也歐鄉之士類多稱景仁傳言天道遠  
人道邇以景仁觀之遠乎哉景仁至是求予言以信其  
術余惟不能自信其命而取信於景仁也景仁又使余



言之以信於人其待予言也邪余言其果足信也邪景  
仁行四方又曰仁山云言命余趙氏族譜序嘗讀唐書宰相世系以為兼史記王侯年表蕭曹世家  
之體此歐公新意也世之升降家之隆污可考察焉後  
有作者不能及已自春秋譏世卿而勃興暴貴不為不  
祥故嘗以為使漢如唐人貴氏族重門戶必無衛青尚  
主之事宗法廢而族譜存猶之可也西洛趙氏族譜司  
馬溫國文正公所為序引者宋叅知政事贈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魏國文定公諱安仁之世系也譜自唐孟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州溫縣令貽孫而下十三世文定而下至前進士夢雷  
九世按序所稱有藝祖與為布衣交者焉有藝祖自言  
嘗識其祖其父者焉有真宗所稱為萬石君家有仁宗  
所稱為忠孝者焉有洛中稱為顏子者焉盛哉富貴人  
所可致而帝王稱其世濟家榮鄉里比之亞聖大賢此  
不可倖而致也帝王所稱鄉里所誦猶可致而有名世  
立言者垂之不朽又不可倖而致也夢雷不忍其先緒  
之遙修其譜詳其世將以遺來者而以示其友廬陵劉  
岳申曰子盍為我言之某何人而敢贊一語于前序之  
後乎惟樂卻降於數世房杜敗于再傳有不忍言者而

九世之後有如夢雷難也此文定而下之所積也夢雷而下復有如文定未可知也夫有名祖父者有幸不幸子孫賢使人稱之曰幸哉某為有後否亦使人疑之曰惜哉此為某之後此之不可不謹也夢雷字長公以殷遺老自號靜虛云玉面麻澗里  
天歷元年冬十二月江西大雪於是吾鄉老者久不見三白少者有生三十年未曾識者明年大雪加凍大江有絕流者小江可步又百歲老人所未曾見者今年六月多雨恒寒雖百歲老人未之聞之也吾鄉有歲一至大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興開平者曰兩年之雪大興所無去年之凍中州不啻過也六月之寒則近開平矣有自五嶺來者皆云連歲多雪於是新喻蕭太玉被命教授循州今憲使魯君子輦贈行以言具述其言世家之盛而深慰其南行之若翰苑諸賢相繼有作槩未知朔南氣化如此其變而今昔推遷如此其殊也太玉以世濟之才襲世家之業際王化自北而南之運今之嶺海非昔之嶺海今之循州非昔之循州矣雖然太玉世家亦知夫人事之推遷有甚于地氣者乎地氣以漸入事以頓故有勃興暴貴者自其子女玉帛衣服車馬宮室苑囿無不可一日二日

為之而有餘無不遠過夫幾世之幾年之積者而幾世幾年或愧之豈徒愧之有不忍言者矣至于喬木則終不可一日二日而為之也而然後愧于幾世幾年者而然後內熱汗下而然後不敢自比於人嗟夫太王無亦自貴重其所以異者乎太王往教以其世家之業益修其身踐其行以及于人將使循之士文學行誼由我而丕變如地氣之變可也又豈獨循而已東粵之廣人物之衆將必有賢者出乎其間世道人物尤將賴之可也夫如是則人才與氣化俱一新於以大闡朔南聲教之盛又自江西故家始豈不愈倖歟此則所望於太王者也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以是為太王贈其可欣否歟今年為至順改元之九月某日廬陵劉岳申序

贈日者劉寶翁

太史公為日者立傳著司馬季主之賢與宋忠賈誼辨論古今天人之際要終反覆熟爛之極使二大夫惘然自失盡廢其平生與其高論何其言之快氣之晟志之尚也然季主所自譽不過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蓄其子視嚴君平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悌又何相似也嗚呼季主君平不可尚已抑余嘗疑先漢聚占家曰五行曰堪輿曰建除曰叢辰曰歷

象曰天人曰太乙各各不同言某日娶婦或不可或不利或大小凶或小大吉各各相反論辨不決制詔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而後定故曰未必然也使人拘而多畏自先漢已然矣況去漢又千有餘歲者乎余里陰陽家有劉寶翁得通天竅之書其法以方位定陰陽以干支分順逆以叢辰取多吉而大槩主五行生旺本郭景純五吉六凶之說合於孟子天時地利之意此儒者不可不知雖秦火不可不存蓋娶婦嫁女制宅祭祀葬埋古今必不可廢又安可以穿鑿支離而妄議厚誣之也哉余耄悒學恨不博記恨不强竊謂陰陽家與古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卜筮意本不異是以論著而傳之所謂以利為本違諸不利者其殆是乎

贈音無聞

至元後已卯夏六月予來豫章避暑市林院有僧音無聞大明人也莊嚴佛菩薩羅漢皆現金身諸相皆具足寺有山田十一畝豐歲不足支半月日飯寺衆遍十方不下四十三人徒仰日所乞食又與其徒誦經作佛事以補不給寺衆皆知勤苦修習又嘗徧叅諸方究竟本性證悟圓覺有超然解脫意會童子擊鼓予問音聞否又問鼓自聞否徐云問鼓頃之鼓鐘予又問音聞否問

鐘自聞否鐘鼓相聞否徐云問鐘余聞至人始於聞而能無所不聞由無所不聞而能無聞是故無所不聞可能無聞不可能今且以鐘鼓求之未考擊時無聞考擊而然後聞吾將聞鐘鼓於椎椎無聞也聞鐘鼓于童子之手手無聞也且未有寺時無佛無僧安有鐘鼓何處求聞是故以聞聞不如無聞聞嚮者以不答答盡之矣故謂音無聞無聞亦無音

陳母魏國太夫人壽詩叙

總管陳侯為廬陵之明年二月以元統甲戌南北諸賢所為魏國太夫人壽詩視余曰子盍為我序之惟陳氏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自武宣至侯再世自毅敏至侯三世毅敏當宋亡元興之初武宣當至元元貞大德之間遭時遇主榮哀備具毅敏奉新安郡夫人來家泗水而貴顯於南無絕裾之恨有祿養之榮此宜如何其樂也武宣早失安化郡夫人有陟屺之痛而以富貴壽考終此宜如何其憾也此存本所為作也侯承祖父之業際隆平之運所至奉魏國大夫人厚祿孝養有毅敏之樂矣而無宣武之憾焉又何其盛福之至也于是壽有詩而詩有序矣復何以予言為哉惟陳氏有三世之孝孝為百行之先所宜稱道不厭載稽古昔史克頌魯侯必稱壽母杜甫賀陽城

郡王必兼鄧國太夫人惟我廬陵嘗建行省相國鸞旗  
所嘗弭節夫人魚軒所嘗稅駕侯又嘗讀書其間今以  
朱幡皂蓋重來是邦明發有懷能無情乎予以壯歲瞻  
望相國馬上今聿既耄猶得執筆以序此詩雖不敏亦  
不敢辭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三

門人蕭洵德瑜校正

番禺費震振遠編次

說

性存說

昔者堯有天下天下之人被堯之澤者七十年堯樂之  
昔者舜有天下天下之人被舜之澤者五十年舜樂之  
其間堯未得舜日與驩兜共鯀之徒吁咈於朝堯何其  
憂也舜未得禹稷四凶族未去位舜何其憂也禹自懷  
襄以後作十有三載以前稷未播奏艱食鮮食民未知

藝五穀當是時與湯未放桀文王未伐崇密武王周公未誅紂伐奄戮飛廉惡來其心又豈有異邪雖孔子不得位而轍環而老于行又豈有異邪以數聖人所憂則所不憂而樂可知也然而數聖人所得于天者皆不繫此何也使堯舜禹稷湯文武周公不得志行乎中國而僅僅為孔子其生知安行者固不為之減少使孔子而為堯舜禹稷湯文武周公又豈有增多於其生知安行者哉故聖人者其心所存即為道所欲即為義其德之潤身者即如富之潤屋其動容周禮旋中禮者即其盛德之至此所謂天所畀付天理之在人無窮達無得志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不得志者也故曰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至于孔子其五百歲同其聞知同故曰禹稷當平世為君為相顏子當亂世一簞食一瓢飲其道同古滕王守德字性存求字說於余余為孟子疏義作性存說以示之守德有如知生民物則上帝降衷雖凡民果不異乎上聖大賢雖為天子宰相為庶人果無加損乎物則無少多乎降衷則所以明善復初者當無所不用其至矣此孟子道性善意也

三山林宗起以漢果守被檄與予同校文湖廣嘗謂余

曰掾吏周克明省幕之良也問齋居之名於我我將告之曰初心子以為何如予聞而避之曰此赤子之心也本心最初無如赤子惟此時四端萬善之根已具惟此時四肢百骸九竅之欲未開惟此時雖怵惕惻隱之心其情可以為善者猶未發又安有內交要譽其聲而然者雜于其中也哉此最初心也故又曰本心惟是心可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惟是心可以正己而物正惟是心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大人者安有一毫付畀增益于其初僅能存養之不失之而已由是而舉斯心加諸彼由是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由是達之天下一致而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百慮同歸而殊途人見其為大人也以為其心有異乎億兆人之心而不知億兆人者為赤子之心未嘗不與大人同及其長也往往失其本心往往放其心而不知求浸浸為細人之歸豈不大可哀也哉克明于此蚤夜孜孜求其本心以明善復初而有志乎大人之事其誰能禦之余嘉宗起能反求其初又喜克明善取諸人故作初心說以與共學者講求之焉元統乙亥重九日廬陵劉岳申書

揭法字元量說  
應奉翰林文字揭君曼碩之子法字伯防余請字之曰



元量夫法者水之深廣者也夫水至深廣莫如海至于海無所事防猶有防焉其深廣非其至者也夫江河有時而溢溢而人然後為之防海未有聳其溢者其量不同也夫有大功而伐有異能而矜者非功能之至也江河之量也其量可知也神禹其功能在天地在萬世而不矜不伐者四海之量也其量不可知也自有聖人以來智仁勇宜無如夫子孝弟忠信宜無如夫子而曰我無能又曰其未能一此之謂大此之謂化其所過如四序功成之不可留其所存如元氣方來之不可測此其為深廣可量不可乎哉君子學以至乎聖人者也水至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海而除學至聖人而除故曰何福不除夫學如是量亦如是量如是福亦如是以是為揭法字元量說

藍氏二子字說

藍字二子其伯子之子曰思敏仲子之子曰思順皆求字於予予字敏曰伯時順曰叔時名不同而字同何也夫敏者與時俱競時不可失也苟一失之不敏莫大焉夫順者惟時是從時不可違苟一違之不順莫大焉古之學者無時不習故曰時習習敏德也古之君子隨時取中故曰時中中順德也

何德輔字說

元統乙亥八月望予以校文三至湖廣始識至治癸亥  
所得進士何槐孫德符其先蜀人由漢大司空武封汜  
鄉侯子孫始為南陽人唐僖宗幸蜀有諱騰者以扈駕  
為資州丹山令復為蜀人四世至德符遷中渡為中渡  
初祖其子從連為嘉定史君孫之偃為瀘州郡丞曾孫  
倬遷內江為內江初祖內江之中子剛中兄弟三人皆  
舉進士子為太學上舍珙孫為貢士子演孫之孫為昌  
元尉汝賢昌元之子為省元天駿宋藤州文學也宋季  
蜀破藤州因世父伯俞貳令蒲圻有德於民蒲圻人  
謹趣之曰貳令吾父母也爭留之因家焉遂為蒲圻人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其子宋貢士雄是生祀孫貢士以槐孫貴贈蒲圻縣尹  
終其身所知者不過藤州而上三世向微蜀僧宗壽得  
其先教世墓碣安知有中渡初祖而其子槐孫不免字  
其名哉蓋亂離奔播故家破亡一至於此槐孫以泰定  
丁卯賜進士歷撫州宜黃尹<sub>至</sub>是以雲夢尹同校文湖廣  
始知避中渡初祖諱求予更其字於是去中渡十三世  
矣予聞而嘉之曰司空之澤遠矣乎昔晉欒武子有大  
功于晉室至其孫盈而其施已沒其後降在皂隸聞者  
傷之司空至丹山不知幾世丹山至雲夢又十六世而  
科第仕宦方興未艾皇皇求免於藉談之愧此豈獨司

空之積而已予請更其字曰德輔蓋昔人有樹槐以必  
其子孫為三公者已而果然此樹德之報也然至于為  
公為侯而德衰者有矣始慙卿慙長茂杪之所以薄也  
狄公侯之子孫必有世世修德不徒食舊德者而後可  
復其始嗚呼難矣孟子曰輔世長民莫如德齒德不俱  
不可長民爵德不稱不可輔世德輔勉之有公輔之符  
必有公輔之德詩不云乎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鄧願之字說

鄧寧字安之以其說問於予予與之言曰寧之義為安  
固也子如安於仁安于貞安於至善不亦善乎既寧矣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又安之將非宴安乎非安安而不能遷者乎予將改字  
子曰願之按說文寧願辭語有之與為彼寧為此又曰  
寧若此無若彼故稱願辭子知願乎舜之命禹曰敬修  
其可願旨哉言乎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修其身可  
願者也故終備五福焉令名垂於萬世桀紂幽厲皆修  
其不可願者也故終備六極焉而惡名亦垂于萬世為  
桀紂為幽厲而其終有不忍言者雖桀紂幽厲其初亦  
豈願其至此哉夫人未有不願為五福之民而願為六  
極者夫可願者何即可欲之謂善也故傳曰賀善故攸  
好德與壽富康寧考終命為類應而人有不願之者乎

故惡弱與凶短折疾憂貧為類應而或者為我願之可乎予將使子為聖為賢以備五福之歸未知人生可願有大此否雖子自擇所願有大此否昔有謂孟子曰敢問所安孟子姑舍是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夫孟子舍所安而求所願必有所見者也子其擇於斯二者

劉昕字賓旭字說

古人愛日雖餘暉無幾猶重惜之然惜之之意常如不欲其中非不欲其中不欲其昃也於是愛日之情有甚迫者矣故愛日者曰旭日始旦愛其人者如日之升今夫賓日者夏以寅春秋以卯冬以辰皆出日也今天錢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日者夏以戌春秋以酉冬以申皆納日也今夫人生或五十或二十或三四十為中身或百年或四十或五六十七八十為百年夫人不能皆百歲猶不能常夏日也則豈獨三十即二十尤不可不愛昔者夫子十有五而志于學有不待二十者矣夫子以十有五為旭日此夫子之寅賓也古以七十為稀年則十五為旭日有不信可惜乎安成劉氏子昕字賓旭美哉是父是兄之命子也勗哉是師是友之字子也夫賓者如見大賓蓋旭日甚可愛而不可玩故加敬焉兢兢焉業業焉雖然子之父兄師友之愛子至矣抑予將進子於道必始衷終之衛

武公八九十猶使人誦詩以教戒我是尤兢兢於納日  
也曾子之易簣子路之結纓是也勗哉賓旭寅錢如賓  
慎終如始是終身皆旭日也勗哉賓旭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三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四

蕭洵德瑜校正  
費震振遠編次

與吳草廬書

吳文正公

伏聞聖朝開經筵明公正講席此千載一時也在宋大  
儒惟程朱二夫子得以所學進講嘗有啓沃之功而一  
時遭逢終身祿位何敢仰望明公則所以大啟今日之  
殊遇者固將大明五經四書之用大慰普天率土之望  
豈徒富貴榮名明公之一身而已昔我先正許文正公

以道格君一由正學自宗親近屬子弟皆嘗受業至今  
為國名臣者皆文正之徒也今天下復知高尚程朱之  
學以上溯孔孟遺經者皆文正之賜也雖明公今日得  
致身清峻為帝者師震動一時光耀四方亦何莫非文  
正之餘光緒業蓋自江南儒者遭時得君未有如明公  
今日者矣此天所以報明公平日問學之勤記覽之富  
也明公何以慰荅天下之望哉明公宜益為江南衣冠  
儒士增重為臨川鄉國經學增光雖由此位極品不為  
峻雖門生兒子皆達官要路不為泰雖結乘連騎奔走  
先擬封君埒侯王者奉給左右又豈為過哉岳申夙辱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教授而以坐貧塊守窮欄者有年矣鄉者明公家居不  
能一造詣今明公在京師日覲清光與道揆法守之臣  
朝夕可否又何由一望見道德之光也哉鄉里楊景行  
賢可明公甲寅門生也甲寅至今十年與李遵道輩約  
及門者屢矣乃展轉蹉跎以至今賢可在門生中為最  
單薄在舉子中為最賢且能有為有守而不說不激為  
今時最難得者初筮會昌幸得生還再調永新即以憂  
去假館苟活如未第前賢可固不可不拜明公在明公  
亦不可不進賢可大抵門生難得座主座主亦難得門  
生此論雖近草茅然古今朝野所不能廢明公試進而

教之益增其所未能賢可之願亦岳申之望也書辭干  
冒伏楮震凌岳申頓首再拜  
志新語答中丞賀大平書  
今部是職中丞來書云賀惟一再拜奉書申齋翰學  
先生侍右僕嘗聞山川清淑之氣鍾之在  
人則為文章之盛東南諸山惟衡廬為最  
高其間率多文章魁卓之士世之炳耀以  
名能文章者僕嘗識其一二焉其懷抱道  
德不汲汲於利祿不終老於山林者蓋想  
望其風采而未得之見也往歲令嗣子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文留京師得與晤語因出示先生所為文  
周覽累日令人竦敬無已伏惟先生道德  
之富文華之盛始吳相賢父子累所稱道  
中朝薦紳來自東南者無一不以先生為  
之巨擘焉僕生長北方僻陋不學局于所  
見故聽之亦藐如也後觀子文之賢則知  
東南山川清淑之氣鍾之在人不然何其  
雄渾而深厚闔博而闡敏若是哉先生懷  
藏道德不以利祿係乎其心足跡未嘗一  
至京師此正僕想望其風采而未得之見

鮑校云始吳句未詳芝榮舉  
吳相句謂草廬父子也

者也今既獲與子文交又得示先生所為  
文僕幸有以自慰雖不見猶見也人來言  
先生耳聰目明筋力强健年踰八十尚能  
執筆紀述此蓋世所希有惟先生獨得天  
地至長之氣故精神至老而不衰以僕言  
之亦宜省思慮慎起居以享九五康寧之  
福苟天假之使尚冀一見以慰平昔之望  
也近辱惠教問且進且勉詞意切至先生  
之賜大矣援稱仲山之詩曰既明且哲以  
保其身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先生不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若士雖無所以僕為不肖進而勉之以明哲為保身之  
道忠勤為事君之節若古之仲山甫者焉  
僕少席門第地誤蒙國恩道德不足濟於  
時功業不足稱于後果何人哉而可與仲  
山甫者同年語也僕自去歲得風濕疾迄  
今春夏尚未能出前集賢學士之除以疾  
不就職今又有中書叅政之命在人則以  
為喜在僕則以為憂其出處之難蓋有不  
可言者未審先生其何以教我尚俟後命  
以慰區區不悉賀惟一再拜



岳申恭承嘉惠寵示報書此韓公所不能得於光範者也書詞旨厚伏讀感激貺遺孔嘉尤見情至扶衰有杞菊天隨之糗糧暖老有毛嫵西施氏之布縷殆過几杖無不及緇衣矣此杜公所勤求于阪功曹輩而得未可知者也明公以興王名世之家正主庇民之學天子大臣所倚毗宗廟社稷所委寄何藉踈遠寒微一士而愛之過當乃知朝廷所謂老成人者壽俊古心古道雖上聖吐握何以尚之而或者乃謂此市駿骨之微權良由俗薄不復聞承平君子至誠樂與真情實意槩以戰國策士權謀術數推之甚矣今人不復見古人也如岳申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者少不自力昔慙老至今耄及之豈復于明時有毫髮可補益者孔文舉有言五十之年融又過二以文舉其材猶有此恨况萬萬不及文舉八十又過二者乎居常妄論隆古用人自大舜起耕稼陶漁三十徵庸未有以用少為嫌者又安得人人必如鷹揚一老八十而後遇漢絳灌不學始有洛陽年少之論遂起顏駟三世不遇之嘆此漢所以不逮隆古也後來安車蒲輪所得老生寥寥一二語竟何補哉方今四海之士萬目睽睽萬口喁喁所希望明公者何限明公辭要路而居散地今又不留中而補外於此有天意非庸衆人所測識者伏惟

千萬珍重式如玉式如金朝野幸甚謹頓首再拜奉書  
以聞臨楮翹企公昔既賜公籍更欲函函錄與今之  
粵東一答許可用書始之今四載之士萬目矧知真口  
之莫地無而可用答書云有壬再拜申齋提舉先生閣  
對無斯不學下王務先來奉書知體候康適令似已到  
因之為獻昔何慰如之歐碑及高文之賜尤感厚意某  
安能到古用於文墨本非所長加以南北奔走者二十  
餘年讀書見聞有退無進一歲中振起者不  
復前益昔過二數次特技癢弗禁時出鄙意自不知  
昔也下自心其何如故以三篇求教也書來指喻詳悉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啟發良多此古人之盛心豈世俗相諛以  
求合者所可同日語哉熊誌書寶祐乙卯  
實為差謬因閱其家譜并謬稿所錄皆作  
寶祐己未後得石刻更不點勘不知其家  
何緣改作乙卯也然己未亦未必真此間  
求舊日登科錄不得廬陵多故家文獻足  
徵其己未省元姓名望檢考批下者歐公  
作金石錄欲徵史傳之失謬文固不直挂  
齒牙既已上石豈容率尔如此也于闐銘  
于大手謬作可碎矣當時謬妄非有意

於簡也亦謂若是亦足以盡事矣檀弓沐  
浴佩玉公羊楚子圍宋用疊語法昔嘗聞  
之竊亦有意而學陋力淺未易學也茲承  
諭及雖不能的然有見而亦切有會焉向  
在京師觀朋游間名能文辭者求如退之  
荅李翊書子厚荅韋中立書者未見也非  
欲其文之省也欲知其文之所從也觀荅  
趙秀才書則知公之於文可謂得已慕薛  
叙悲歡溢目雙桂堂吾無間矣但於不才  
褒與太過有頌無規非所望於左右也文

陸香圃三閭草堂藏書

山傳既蒙不鄙不敢自外帖出數處惟高  
明可否下教當又得誨益不少此傳出世  
已遲其孫亟欲版行公其撥冗了之腓瘍  
七十日不良於行復苦暑泄拜狀恕不謹  
子永賢昆玉同此致意不次五月九日  
某又拜

岳申辱書知襄奉大事已畢讀禮正嚴古詩云雖有良  
朋烝也無戎雖有良朋况也永歎因念丁卯先大夫不  
祿于都城辛未先太夫人棄代于維揚雖為慶門凶變  
亦由我輩家人薄命上累左右當此時不能以一字問

候又安能走數千里而唁其為無戎甚矣今明公并舉  
五喪一時還葬此事至難此情至痛此際尤須愛重以  
盡慈孝惟明公深思熟念此我輩至情也見示高文三  
篇長兒抄示二篇哀詞為上熊誌書寶祐乙卯省試第  
一宋科以子午卯酉為解辰戌丑未為省乙卯非省試  
年分次年丙辰方為省試其年第一乃廬陵彭方迥又  
書補大學上舍宋舍法甚嚴初入由生員積分升外舍  
外舍積分升內舍積分升上舍止可書補大學生此雖  
異代事亦無與文法但此等南人所知不容失實終篇  
甚悲甚暢謹正甚雅所擬于闐甚簡嚴然史漢之妙有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在簡嚴之外者乎生最慕史記初看甚有羨字羨句再  
看但覺好三看元無一字一句羨減一字一句即不佳  
此最未易學善學者惟歐公故曰叙事似司馬遷舊記  
前輩讀檀弓云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廢子六人卜所以  
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  
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  
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使今人作此必曰沐浴佩玉  
則得兆五人者皆從之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  
此者乎石祁子不從石祁子兆可減三个沐浴佩玉字  
然文字不古矣此所謂繁而不殺者也前年嘗有荅趙

民信論文書因錄求教于闡銘并慕薛叔同至皆望示  
以於意云何為感雙桂堂亦然可用經濟之才餘事文  
章故不可及當以餘光振德我輩乃見氣誼小兒退飛  
可笑甚感愛念瀧岡碑一本附納二兒不別上狀餘惟  
千萬珍重至祝至祝岳申頓首  
與甘肅參政吳思可  
去冬留維揚聞小令似晚歲可行親迎之禮明公此時  
亦可到舊治岳申以歸計頗迫不及候迎嘗留書李達  
可處上徹左右今年見除日知明公有甘肅參政之命  
甘肅雖比各省為遠而參政去左右丞為近明公資歷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聲望皆應合到此地位然多少三品不及到者明公憂  
國愛民有所興除利害宜諏謀度詢庶幾謀之既成期  
於可行既行期於可久孔子所謂好謀而成易所謂無  
咎無悔者是也若有志而謀踈又失于乘快則所至必  
有齟齬于事有害於物有傷甚無謂也此猶小節為宰  
相有大體非刺史二千石比又有大焉古人以身名俱  
泰者為上故難在保身保晚節保身貴明哲保晚節貴  
戒慎自古富貴多履危機故貴而能貧者為難以其能  
遠勢利故也明公起布衣歷官至參政亦榮矣常戒得  
常慮危其庶矣乎書生感辱知遇當以規為頌以憂為

愛惟思可與言故也岳申此際留鄉里粗安二兒亦尋常舊學徒范悅古還鄉謹附拜此書范乃故人范濟卿之子貧而有守讀書有見幸與進之二兒不敢上狀未由參觀千萬為時厚愛不宣備書

與江西參政廉公邁書

岳申廬陵下士也明公過聽不以其愚不肖而假之以一日文衡之柄使者及門屬有湖廣先諾不得奉命承教當此之時貌似不恭稱心而言實為近情何以明之場屋之士半為廬陵得者率常過半一宜辟嫌岳申又望輕材劣二宜揣已是以舟過豫章之日不敢拜閣下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者此也閣下嘗有枉顧之命又有後會之期於是公卿不下士久矣乃今見之岳申雖非其人奈何以已愚戇而使賢宰相盛德謙光遂闇昧而不章也哉古者士必有贄敢以書先竊伏念今之科舉周漢隋唐宋之遺意也周漢隋唐宋所不能行之地今皆行之矣此豈獨刀筆筐篋之徒驚悸嘆息出所不意雖儒生學士亦夢寐所不敢僥倖萬一者向非天啟宸衷明謨獨斷聖神繼迹克至於今即左右大小之臣孰能及此然士氣文運猶若有所待而後昌何也以古准今漢初文帝即得賈生明達治體武帝即得董子明道正誼唐進士多得名

臣宋科尤盛不獨為國名臣者代不乏人而為往聖  
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亦出於其間今國家所表章  
以為天下法程者皆宋科目中人也然則科目何負於  
人也哉天開一代文明之運必有非常情俗意所可管  
窺而蠡測之者矣此宜閣下所為卷卷以式克欽承自  
任者也閣下以歷朝勲舊之家累世忠清之裔輟從禁  
省參預江西此殆天以江西士民恩閣下江西士民何  
其幸也雖然書生遇閣下一日之知常思所以報知己  
閣下受朝廷數世之恩將何以報國哉閣下博古通今  
歷觀古勲臣世閱之子孫能長守其富貴者何如而史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冊書之以為美談其不然者何如而史冊書之以為世  
戒然後以耳聞目見者端居而熟念之則思過半矣書  
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  
人夫為公明哲保身莫如退讓恭儉以率其家人子弟  
為明公計久遠莫如忠孝仁厚以自結知天地鬼神夫  
為主愛民為國育材皆仁厚之大者而忠孝亦在是矣  
若夫為治之體當今之急務有非書生所能知皆明公  
所不可不聞者也岳申庸愚不足以與於此必有能為  
左右陳之者書辭干冒伏楮震兢不備

與范德機書

曩歲從通齋湜溪二老聞足下名藉藉及與遜志益初  
還往所得尤多比年聞足下大肆其力於詩于今獨步  
益願傾倒而承顏接辭猶若有所待足下自海北移江  
西雖為底僚然在執法理難相即今茲適有過洪之役  
而不敢必為踵門之見故以書寓萬一岳申蚤歲無復  
世意又不獨學不若人而止獨有一事在胸次終不能  
忘人如是足下苟非常路亦不可言可言而不言其為  
失人失時之恨可勝道哉居常竊謂湜溪先生其學問  
在江東西未見有可隨行者此老固不求知而亦誰知  
之誰為言之今之都大名登臚仕者何必嘗窺其藩哉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而廬陵遂為無人矣此不足恨所可深恨者其平生著  
述身後流落門生兒子無一人以為念大率貨眎斯文  
而不復斯文眎之間有意者又皆欲竊取以為干祿要  
譽之資於是郭象莊子之心無侯芭太玄之意甚矣  
人心士習之壞也其始由此老未嘗以所著出示人尤  
少與四方學者談其心本出于不肯自銜與不敢自是  
而於次第未近者不得陵躡及之學者不悟遂以為論  
文及道當如是秘密以此求此老則并與其心事失之  
矣又何以論其問學哉足下及今多方求索而表章之  
猶可收拾散亡久則遂不復可得矣近年學校多為達



官摹刻文字使吾鄉有此老著書一二豈為四方學者稍淆具心目太史公有言岩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沒而不稱悲夫閭巷之士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此語可痛湜溪高弟中惟足下敬與可與語此足下官江西又要路然且不及為此一事他無責爾臨楮悚然不宣

與湖廣參政書

岳申今茲多幸得從試院承顏接辭以近大君子道德之光出院又得親熏而炙者既月踰旬盛心盛德有公卿下士之風有宰相知人之度古所謂不可諉者其在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斯欣席庇賴以十月末抵家即得欽納御寶札子於本路專人欽賚還納湖廣謹奉書左右岳申中承面命先正郡公家廟繪象章服其時未敢率爾以對嘗託行可轉聞且宗廟碑用韓文袁氏先廟碑例及至九江見狄侯成甫因與高論前事蒙見教至治中嘗用袁冕行大禮而公以下章服亦嘗議行未有定制于今家廟雖有贈典難同許魯齋陪通祀甫冕服例蓋酌古易而准今難細思此為確論在洪會可行已詳及之茲因人行復此以聞歐用家廟遺象歐以回祿失之僅存燕居華陽帽紫氈服一本今摹去奉獻周文忠則有碑刻在僧寺

者謹用呈似伏望采覽至廟碑一節必須得先正世家  
某地諱某字某歷仕某官終於某官贈某官某郡公及  
平生行事寔蹟一一依問賜教方可一下筆專俟示下  
即當擬呈岳申未由嗣見即日冬寒伏惟為國為民倍  
加崇重不宣備  
荅宜春秀才趙民信論文書  
辱書再三大抵所不當獲者理難為報荷意良厚又勤  
遠道欲不報不可得報與不報皆非也惠示詩文務不  
同流俗而有志乎古之作者韓公所謂不知直似古人  
亦何得于今人也每誦此言可為深悲至慨僕於文字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本非所長徒願學則有志久矣然每不敢輒有所出何  
者誠知其未易以為知者固不可常遇而誰謂世無  
知者尤不可苟一遇之則百醜敗露矣趙岐稱孟子辭  
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此文章至妙處然安可得岐可謂  
知者古人不可及正在此今人急言竭論愈雜亂紛糾  
但覺古人不勞餘力而旁通曲暢無所不有何其易也  
春秋之稱微而顯它微即不顯顯即不微君子之道淡  
而不厭簡而文它淡即厭不厭即不淡簡即不文文即  
不簡每讀左傳史記漢書去之數千年其事其人委曲  
詳悉皆如當日親見而高古要妙去人愈遠又何也寓

從容于簡寡藏曲折于平易每欲以整見暇以少為多  
非不欲髣髴近似而終不可到故有至朴而巧者不能  
及有至約而博者不能盡有至顯白而深晦者不能近  
此古人所以可師也岳申于行輩中天資最下徒望古  
人博學彊記不敢希冀萬一况敢擬議其開口下筆跋  
涉傾倒變化反覆之妙哉孔子誦烝民之詩而讚之曰  
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曰君子之言不下帶而道存  
焉此言惟知道者為能言此至言亦要道也感足下不  
鄙聊布區區殊不足塞厚望慚愧無任岳申頓首  
本與學士揭曼碩書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去年嘗因賀元忠奉書諏問理無不徹而相望遙遙復  
欲似徃歲風流還往不可得矣君處日邊龍光天漢我  
居田里蝸舍簷暄鵬鷗不同逍遙則一即辰遠想帝域  
風月翰苑文章衣被昭回何所不有瞻望可勝卷企吾  
徒有劉成之今年當上春官不可不使一及門下同榜  
如劉鳳皆希晉接之榮皆吾徒與進與潔上聖猶然伏  
惟采納臨楮無任馳情  
與學士揭曼碩書  
留惟揚日常附便拜書計已久徹即辰學館弘開經筵  
熟講明道有緝熙之益論功在啟沃之間此儒者之自

致亦千載之相逢也曼碩退居鄉里數年一出而來熙  
運固宜展素學又當好文臣未老之時宜有以自見岳  
申惟揚歸後未能出門有學徒真定范悅古乃故人范  
濟卿之子濟卿以廉吏桐鄉吾安成比來京城因得附  
此書達望進而教之二兒不及上狀附上起居未會千  
萬自愛不備  
岳申往歲廬陵水驛匆匆一見繼從友人王實初奉書  
左右計此書無不達而此心猶若未見竊謂往者致和  
天歷之間明公既已不負先朝不辱先正矣其後持節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江東得釋機務今又由江東升華臺端將江南諸道皆  
被其澤豈不私竊喜幸雖然昔者參預大政彼一時也  
江東又一時江南諸道此又一時而前書所謂不負先  
朝不辱先正者則此一時猶當如彼一時何也海內時  
名閔天下之氣運如明公與可用者幾人可用為中執  
法而明公出為臺端此氣類翕合之日而事有未易言  
志有未易行者奈何易之岳申既知其未易而不憚諄  
復言之是責難也岳申嘗謂詩至烝民之四章曰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其傳曰保身者順  
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孟子所謂

不失其身而能事親者意正如此明公既已允蹈於其初矣今豈待迂儒瞽生之論而迂儒瞽生又何足以補報萬一哉獨懷夙昔嘗有一日之知于今不可無千歲之報何謂一日之知明公所施於不報是也何謂千歲之報不敢以世俗庸衆人事左右者為愛也天下事有不可以書傳而明公所當自致不朽者亦非他人所能致故曰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此意近嘗為可用誦之矣復為繼學言之不置則岳申至情也岳申老矣無能為役矣何幸身親見之天下幸甚斯文幸甚伏惟惠念竇初重來因得拜此書辭潦率不罪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幸甚

與歐陽元功書

圭齋答書云玄頓首再拜復書提舉聘君申齋先生文席玄即辰清和承體候佳勝濟南耆年有相之道不勝願見之禱吾宗振先來辱書具知姪孫宗任客臘參謁座下第緘寄雄文迨今未至不審何故亟稱督索端便復命隴阡樵採之禁事出當然流言之惑寔無是也區區抱病三載始獲一歸心志凋殘舊學如失其不能為先正

大夫役也審矣適候卜氏女疾振先就之  
相見借紙占酌凡百潦畧惟鼎茵加毖以  
壽斯文謹奉狀不宣里歐陽玄頓首再  
拜

往歲兒曹與鄉人來都城者皆嘗以書問候雖未辱惠  
報而鄉黨自好不敢忘昨歲得賜書文墨即時稟知吳  
左丞投檄廬陵賴郡侯慨然即脩完遂復舊觀此六十  
年所未有者也鄉里兒童父老皆知誦圭齋學士克念  
紹盛心盛德是以有此令姪學正來拜祠下亦既見止  
弟中間閻茂德來兒曹為書已具蹉跌附寄近聞有某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道童與寨官李鎮撫偕行安訴歐陽忠義擾害大涉誣  
枉蓋自南北混頽之子無一足至瀧岡者惟城西歐忠  
義居仁節春秋拜掃謹祠宇兢兢焉西陽宮者本以為  
功德寺文忠素闢佛議以為觀又避崇公諱故稱宮宮  
有田園山林数十里皆借蔭焉道士炎涼以歐陽氏為  
無人稍伐墳木之連數抱者假繕完以為名而實鬻之  
以與遠近有力者為棺槨為屋宇縱斧斤焉忠仁憤惋  
不平訴之本縣縣不為理僅有一縣令賢者又死巫蠱  
居仁方欲懇郡府不及而以疾不起鄉里朋交無不悵  
惋嘆恨惟道士稱快李鎮撫為寨官其鄉但知有道士

不知有歐陽久矣伏慮圭齋萬一為其所惑將入先言此皆免曹前書未達之故兒曹正擬及門而愬幸遇令姪故以此託之圭齋能一至廬陵拜諸祖墓拜瀧岡使鄉邦聳動驚喜諸豪民冒附者侵奪者皆知歐陽公有後為改心易慮亦賢子孫盛德一事瀧岡幸甚鄉國幸甚伏惟動念岳申臨楮不勝懇切之至

答吳草廬書

辱示書教又得識士展聽其議論觀其氣貌真先生之才子也于是家教遠矣鄉者劉氏人回得所賜報章固已如見儀刑况見士展乎其為尉沃無量可知也因記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去年黃庸之嘗以所寫小景俾贊下方竊謂今世未見有胸次氣象如古人者此最大恨事求如古人胸次氣象自先生外斷斷無第二人雖以耆年碩德而學如不及猶惜陰競辰每遇學者無不心傾倒至盡尤凡下者尤反覆嗟譬至再四不厭但恐已意如有不明不盡殊不見問者之為不達此不知當在古人某地位中求之故嘗贊云其心休休其容肅肅多學多識以似以續耄有不倦瀆無不告允矣君子是宜其服恭惟先生盛德光輝未易可言語髣髴獨自負恃庶幾識其大者因士展歸侍錄求教第年年恨不如能徐則用輩一侍左右

良可惜耳臨楮悵望惟冀為道為時千萬珍重

與賀右丞即太平丞相

岳申聞古有大臣者其聲寔足以威信一時其名德足以綏懷方夏其出處進退足以繫朝廷之輕重天下之安危君子小人之消長然未嘗一念有好惡之私一事有威福之擅一馬二童猶以為多三吐三握猶恐不及求之前史至甚難逢誠不圖悼耄餘生親聞見之蓋自曩歲辱賜書教至今謙光遠猶有耀比聞以右揆而還朝為中書而居守老癯真有須臾無死之望顛崖辛苦真有到頭甦息之期此可為世道生人賀而不足為明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公賀也兒子文彞倍費陶鎔雖賤貧未知報稱而悠邈無限因依瞻望雲霄惟切企翹謹頓首望拜此書託之友人曾傳道以達于閣下傳道鄉里再貢久交可敬伏惟與潔幸甚幸甚幾務餘閑千萬金玉不備具

與張侍郎書

嘗謂自古人臣有大功德於天下能為其主建萬世帝王之業者必有賢子孫以與繼體守文之主共享太平之福故書有與國咸休之命詩有不顯亦世之歌要不可誣也三代而下享國久長者莫如漢唐宋其臣有如蕭何房玄齡趙普皆以開國元勳而其後無聞焉有不



再傳者是何子孫之賢不肖制於天者若是其難必也  
我國家聖聖相承以道德合天心以福祿勝人力自厥  
初生民以來有大勲勞於國而簡在上心者其子孫茅  
土之封其與山河帶礪之誓相為始終此雖聖子神孫  
深仁厚澤所致而先正大臣咸有一德積慶所鍾亦有  
自來矣嗚呼盛哉岳申廬陵下士也素賤微見聞狹陋  
不足以知聖世喬木故家之盛獨自兒時從父老聞大  
師淮陽王崖山之功德論者比之晉羊祐宋曹彬有過  
死不及如以客禮禮文丞相而請於上無庸殺之以勸  
為人臣不貳心者此又前代所未聞皇慶更化今平章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蔡國公位中書力抗權姦得罪東朝天子知其忠至治  
臨御肅清宮禁平章再位中書力贊賢相弼成治本天  
下稱其賢及恭定撥亂反正平章贊大議定大難而以  
明哲之見早決止足之計今天子深嘉其節而重違其  
志處之以承明之廬而使之與議乎政事之堂不役之  
以幾務之煩而使之不廢乎論思之益自古人臣以勲  
名終始未有如此者天下服其高恭惟明公以淮陽之  
聞孫平章之仲子中朝之世家天下之正人持節補外  
方將掃除瘴海之炎埃以報明時東粵之人方懽呼鼓  
舞曾未踰月而天子以為執法于偏方不如典禮於中

朝政刑以齊遠人不如德化以綏畿甸使者數輩絡繹  
名還于是明公方將勒石南海之上與磨崖一碑相頡  
頽為不朽此杜元凱欲刻石峴山之上漢水之淵以待  
後世陵谷于無窮也夫元凱豈不能待後之人而必欲  
當日自紀其功德哉論者以為元凱好名之過予獨以  
為此元凱知子之明預計其後之不足以與乎此則付  
之後來之不可知又不如當日身親見之為愈也抑豈  
獨元凱哉雖羊叔子登峴山亦有身後之悲言外之感  
湛輩所未盡喻者於是淮陽王有賢子孫為不可及矣  
天也此蕭何房玄齡趙普諸公所不能得於天者也嗚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呼盛哉岳申竊伏念自幼聞大師之名中歲聞平章之  
賢今又幸遇明公旬宣南海道出廬陵而獨以不得見  
為恨又幸遇明公還朝而得一見以不負平生之願也  
謹以書自薦其姓名伏惟明公與進而教之幸甚臨楮  
悚及

與中丞許可書

岳申伏覩臺除進位中丞公論翕然天下幸甚如岳申  
者固當為中丞賀天下之人皆曰明公發身科第而至  
此如岳申者又當為科第賀夫為中丞賀者不辱中丞  
者也為科第者不辱科第者也自有中丞以來豈獨可

用自有科第以來亦豈獨可用而岳申獨為可用言之者則岳申之至情亦天下之至望也明公將何以謝中丞又何以報科第哉今天下大計有當為國家深思遠慮者天下之人皆知之而明公有不知之者乎蓋昔之君子有憂治危明者彼其心豈故為是私憂過計必有高見遠識前知其勢必出於此又必有不世之才非常之畧如昔人所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而後足以當之竊伏念明公于此憂責甚重獨未易為明公賀此尤岳申之至情亦天下之至慮也今天下大計其大者固未易言其小者又不勝舉其遠者固未易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慮而近者又不可不憂此非踈遠微賤之人所可妄議而在清要尤切近者不可不端居深念也夫科舉特一事耳當明叅預大政之時不能保有其舉之莫敢廢今明公為御史大夫之貳又豈可謂有其廢之莫敢舉哉且聞罪人既已黜伏矣將非趣刻銷之時乎此特善者幾耳昔者讀詩至於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以為尹吉甫深知仲山甫其言有深愛有至味所謂愛莫助之者正在此孟子以不失其身為守身以守身為事親意豈異哉前所謂為中丞賀為科第賀者在此後所謂未易為明公賀者亦在此故尹吉甫之詩

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此春秋賦詩意也  
書辭干冒謹令學子彭季斗宗建持獻左右伏惟采察  
宗建嘗從長兒瞻履舄之光敢望與進不宣

與虞伯生書

詩云借曰未知亦聿既耄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泣下  
沾襟也誠不自揆甲申歲得既見君子于廬陵蓋自往  
歲豫章拜尊府君大叅以來坐歷少壯老今耄及之而  
無所成也豈不可為痛恨太息明公以不世出之才遇  
聖天子賢宰相為千載相逢與名山大川為無窮罔極  
四方之士雲合響應爭願出我門下者亦既有年矣退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而老於臨川之上如看山之陰講道授業載酒問奇者  
日踵門而不絕大江以南斷無似人岳申杜門索居有  
豫章胡生名泰字志同青年妙質以公事至廬陵過余  
衡門之下自陳願拜虞先生而無繇聞先生將之豫章  
幸迺得賜之一言俾得備撰杖履之末以從先生遊豈  
不此生萬有餘榮岳申見其誠求懇至不能拒也會寒  
燠不時念其久客留滯又自念安得一日復為胡生謹  
望拜此書伏惟與而進之瞻望光儀不勝拳翬二子不  
敢輒上狀起居惟千萬珍重

與左丞相別怯烈不花書

伏自至順壬申從浙江試院得朝夕親承履舄之光今  
十有四年中間明公移鎮江浙不敢僭問鈞候起居茲  
審宅揆中書正名左相上副一人元良之簡在下為萬  
方百姓之具瞻朝野歌謳室家慶愜岳申犬馬之齒今  
茲八十有六無光範上書之日猶有老癯扶杖之心側  
聞命下還朝江浙父老要遮借留攀轅卧轍者所在擁  
馬首塞道周又聞京城父老舉手加額望見明公馬上  
如孩提之童初見父母明公當自愛重以愛重其天下  
國家之身此百辟卿士所屬望亦萬億年天命人心所  
倚注岳申敢不為明公誦之鄉里蒲察推官過滿還謹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附拜此書少寓萬分一嚮之私臨楮無任拳切

與翰林承旨歐陽元功書

歲昨令姪還侍嘗拜一書居然改歲又見莫春誦人生  
幾何之句香醪可如蜜可人難可如期大抵自楚適燕  
甚遠而難時勢使然廬陵城西歐祠賴文翰一紙復還  
舊觀而瀧岡二百餘年宰木為西陽道流日縱尋斧自  
朔南混六十年間穎無一足至瀧岡者節春秋惟城西  
子孫歐陽忠義字居仁能固窮以祖宗為念不幸去歲  
居仁死而道流無所忌憚借修祠為伐木之名寶鬻材  
為棟梁棺槨之利重不幸閭揭山未北而吾書不及將

又使土豪資左道小李反愬居仁于左右雖閣下不無  
惑志則會之不時而天未定有不能勝人者今居仁之  
孫元介余字來拜宗長惜其行期已迫而前期不以告  
故為書猝猝賴前書已徹尚願終惠碑尚未刻亮難為  
書必須題額瀧岡葬崇公夫婦而胥楊二夫人祔焉瀧  
岡之上為回陂回陂之上皆主齋所當拜者孰敢為遙  
遙之譏但恐有藉談之忘尔行忙無以侑書小兒留太  
和學中不及拜起居臨楮拳切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四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五

門人蕭洵德瑜校正

門人蕭奎象明編次

記

褒忠廟記

廬陵城西有古廟曰褒忠是為宋贈徽猷閣待制忠襄  
楊公之祠公諱邦乂字彥稷吉州吉水人登宋政和五  
年進士第通守建康城陷死之建炎三年十一月也初  
女真入寇宰相杜充以重兵降戶部尚書李稅以總餉  
降守臣陳邦光以城降公獨不屈血書衣裾誓以必死

衆擁之拜兀术不可兀术命其酋致書許復其故官公以首觸柱石求即死金人驚懼亟救止之公復書死且不畏利可動乎幸速殺我明日宴稅邦光堂上立公堂下公大罵稅邦光朝廷以汝扞城賊至汝不能扞又為降虜于賊與賊共宴飲何面目見我乎金人相顧失色明日再見兀术公大罵汝欲取中原耶行磔汝萬段矣尚欲汙我乎兀术命速殺之公罵不絕口以死事聞贈直秘閣官其二子賜田百畝立廟死所紹興七年高宗幸建康贈徽猷閣待制賜謚忠襄官其二子加贈田三百畝廬陵舊祠公于學宮端平甲午金亡之歲始建今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祠地故顯敞而祠幽邃門廡嚴翼中為高堂又高其中為肖像之室守以闔閤饁以祀田宋亡豪奪巧侵僅存像設至順癸酉真定劉侯原仁來守廬陵修顏魯公歐陽文忠公祠於是天歷進士劉性以褒忠為請曰廟故祠宋死封疆臣楊忠襄公為侯誦之侯慨然即日命有司修復其舊既成性求文記歲月余辭不獲則記之曰惟我廬陵自歐陽公以文章氣節為東南倡鄉里聞風而起者曰監丞歐陽公以不奉使命割兩河地與金人死深州城下同時相繼而死者公也其後有忠簡胡公上書乞斬秦檜王倫孫近金人購其書千金得而讀之

君臣失色喪氣然猶坐忤檣竄新州十九年其後丞相益國周公以忠文耆德老三朝安撫楊公以文學節操名一時實忠襄從姪孫宋丞相信國文公以光明俊偉死燕市聞天下有光忠節無不及者此六七公皆發身科第不出廬陵吉水間尚論淵源文忠之澤遠矣忠襄之烈實抗同時以開來者其可沒乎公未第時有以尤物移之者公明燭危坐旦則焚其衣冠謝其徒其平生大節已定於此我國家列聖御極累詔天下凡忠臣義士在祀典者致祭有嚴猗歆盛哉蓋褒忠者所以勸忠非以忠義在人心者乎在人心者本不繫祠之興廢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記之有無而於以繫人心厚風俗亦不為無助者昔歐陽公以王彥章死節既列其事於史而為之傳又命工完理其畫像于鉄槍寺而為之記蓋拳拳焉公豈不足於傳而猶使人拜其像識其面目則公之意從可識矣鉄槍猶然况忠襄乎

雙桂堂記

相州以殷王河亶申所居故名其縣湯陰又為周文王演易之所歷代以來名世之士多出其間故人會福院照磨許君獻臣家焉君有子四人仲子有壬登延祐乙卯上第累官為兩淮鹽轉運使季子有孚登天歷庚午



上第初仕為湖廣儒學副提舉官樹雙桂堂其鄉以顯其親以勸學方來甚盛舉也初會福官臨江時嘗為余言長沙有書數千卷教子讀之吾將老焉臨江別去而可用擢高科登臚仕前年武昌別可用而可行明年遂踵武其兄余見會福歷官中外不過幕府而廉能欲過大官又聞其冢子大理君善治家教其弟曰家事一不以累吾弟弟讀書應舉一無憂家事幸乃俱第當以雙桂名吾堂弟勉之大理之言至是而信堂成而大理不及見之可用遠徵余記余惟斯堂固可記而許氏所可書者不止此為許氏所可願者亦不止此予著其大者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始會福生七歲而孤母宋夫人年二十有八自誓靡他會福既長為綵衣堂以奉夫人畢盡所以為懽者以養夫人守志四十七年而後以考終會孫婦趙當封讓為湯陰縣君進封高陽郡君子見可用居大理之喪如喪會福高夫人晝夜哭為少衰又見可用有妻之喪高夫人哭之慟曰是孝於宋夫人嘗讓封者又善事我善友娣姒賢婦也率家嬪以下喪之冢婦以下皆慟可與可行為位而哭曰嫂善事余母子何以止余母之哀可與可行皆慟嗟夫許氏孝友再世矣今之雙桂皆以孝友稱于鄉者也而孝友豈徒此一鄉擢一第效一官以止

今之雙桂固昔者綵衣之積也於是斯堂為世綵之堂  
矣可用立朝有大節濟世有大志光明俊偉能以令名  
始終之者也可行自此而升毋忝會福毋負大理毋下  
兩淮以蚤有譽於天下以從其兄衣綵而登斯堂然後  
使天下之為人子者莫不以許氏之榮其親為勸然後  
使天下之為親者莫不以許氏之教其子為法將見許  
氏孝友行于天下矣此豈可與尋常青紫拾芥者同年  
而語哉又豈不為大理名堂之至願官樹宅里之厚望  
國家設科目之良法美意也歟傳曰故人樂有賢父兄  
也余既許氏父兄之志有成又嘉其子弟之才皆有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聞也故樂為書大理諱有恒字可久官至大理路知事  
可與名有儀嘗為經筵檢討其孝友尤著於家云

尊陸堂記

永豐游仁翁自名其堂尊陸尊象山之學也求記於廬  
陵劉子劉子謝不敏者數年而勤求不已則告之曰陸  
必不尊子尊陸何與人事雖子亦何與焉如予者固不  
暇尊之而又何暇記乎仁翁曰是可以記吾尊陸矣則  
重告之曰子知陸氏乎自有文字以來孰不尊易詩書  
禮樂春秋而陸氏未嘗尊之自有聖人以來孰不尊伏  
義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陸氏未嘗尊

之子之尊陸非陸學本意也有不為陸氏罪人者乎然則陸氏果傲羣聖歟曰非也萬物皆備於我而我不知人皆可以為堯舜而人不為而方且求萬物於萬物求堯舜於堯舜甚者徒求於紙上此陸氏所深悲者也而子方以尊陸號於人豈不大可悲乎且嘗試與子求之吾與子各自有可尊者各自尊所尊而知行之不暇而何暇尊陸乎然則如之何曰尊德性而已此羣聖所以為羣聖者也羣聖與我所同尊者不過此耳此學問之大本大原也子能如陸氏之尊德性而又能如古人之道問學則羣聖所以為羣聖者不在羣聖而在我将尊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我之不暇矣而暇尊陸乎仁翁土木形骸不事修飾至論說古今人物談當世事不覺復有餘人嘗所交游以為一時節俠士自為死友終不以成敗為是非里豪猾少年輒以口擊務為不可勝晚更折節得陸學而尊信之其天資有過人者予故以仁翁反求於仁翁將有尊於陸者存雖斯堂為尊游可也此善尊陸者也此尊陸也

玉清觀記

臨江有閣息玉筍諸山道家號為洞天福地而城中老子之宮自天慶外無聞焉蘓文忠所謂雖非事之損益而理有不當然者或曰此臨江所以近古也又曰此玉

清觀所為作也余嘗愛郡治清江而渝淦二州事得專  
決其至於郡者蓋無幾是故訟簡其上為淦州其下為  
樟鎮舟車皆輻湊而郡治在百里之中如不與知故其  
俗朴其市少喧多寂其官府蚤休其民不事豪橫故吏  
之至者類無所貪暴或曰此臨江所以洞天福地也又  
曰此誰之賜也玉清觀雖欲不作不可得也自余見全  
陽道人趙某乞貸于城中故家買地為觀為民祈禳為  
臣子美報蓋謀惟之者數年矣至延祐庚申玉清告成  
至是求予文為記余惟三代以前見於詩書者有昊天  
上帝之號皇矣惟皇之稱當是時雖無延康赤明龍漢

陸香圃三閭草堂藏書

之紀玉清上清大清之宮民之疾痛不過乎天天之聰  
明不過乎求民君臣上下不過畏天命閔人窮使其民  
不犯于有司其君用五福錫厥庶民然後其臣誦天保  
以報其上自日月山川凡高明悠久者悉以歸之焉雖  
後世長生之說何以尚此使今之遊玉清皆以上帝臨  
汝毋貳尔心為主上無以徧黨為政下無以回適為德  
橫政之所不出橫民之所不止即無往非玉清之境無  
往非洞天福地矣不然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  
此屈子所以開天闢排闥闔而有太微清都之境無為  
太初之想也又豈待方士言而後為天皇太乙紫微北

極之祀也哉嗚呼六經以前凡言事上帝者其道皆出於聖賢六經以後其術皆出於神仙方士蓋宥密肆靖之功不自周召而清靜寧一之效又不自蓋公則長生不死之術不得不自安期美門亦其理也於是王清為超氛埃遺衆患矣予雖欲無記可得乎

許氏祠堂記

新安程約我嘗為予言其鄉許氏子許既為祠堂以祠四世又於其旁別祠汪氏父母嘗以為後者許願求記因約我以請予問故則曰汪氏母姑也姑不幸無子又不幸汪氏子無可擇者始將祝許焉而許父母以異姓

陸香圃三閩草堂藏書

辭辭之不可而後許之姑夫婦甚愛許不啻如己出嘗曰我死非汝祭必不嘗不幸姑夫婦俱亡汪氏族爭利其資而奪之許不校幸母存即日告母歸復于許既歸許不忍汪氏恩勤之意而卒以不祀此別祠所為作而記所以不可無也于是許氏諸父兄舉范文正公別祀朱氏之禮以為證而新安諸士友又發禮緣人情之說以為之辨其說既已詳矣無以予為也以禮請之不置則告之曰昔者孔子射矍相之圃使子路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釋者曰與猶竒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為者而往竒之是

貪財也夫許以父命為姑後時汪氏未始有為後者也  
是為人後非與為人後者也非貪財者也夫許以汪氏  
子有與為人後者而已去之復于宗焉非貪財者也夫  
許以不忍汪氏姑夫婦不祀而別祠於許氏之旁是為  
義者也以財則不貪以義則為之是不倍不貪讓也不  
倍忠也不賢而能之乎是可記也若夫大恩一本而禮  
由義起者情也非二本也許字元思許氏汪氏俱世官  
云

三節六桂堂記

三節六桂堂者前廣西元帥僕文質豫章私第之名堂也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曷名乎三節曰尚書夫婦父子忠貞孝三德具是宜名  
曷名乎六桂曰延祐科興以來乙卯至庚午凡六科僕  
氏五子一姪接武聯登是又宜名此天下同倫所罕聞  
而一家積善所獨見者也初至元中國家用師南交尚  
書以東廣權鹽都運督餉至惠之博羅清灣市遇賊衆  
劫以兵而強之為渠即大罵賊以死死猶有見其乘駝  
力戰者猶有聞空中金鼓聲者卒大破賊事聞謚忠愍  
夫人韓氏盛年守節誓必教子顯揚下報所天會疾病  
元帥方十歲聞古有割股能已父母疾病者出其至性  
聞斯行之夫人疾有間享年七十有二嗚呼忠愍生能

捐軀死猶討賊一念之烈上通於天天以貞婦報之未也則以孝子報之猶未也則以聞孫報之使之逢時有聞科興而登右榜擢上第躋膺仕焉此豈人之所能為哉大德中元帥理問江西入奉太夫人甘脆出領諸子就外傳書聲琅琅東湖之上晝夜不絕余時貳教豫章嘗從衆賓後親見元帥奉親教子當時豈知後有科興蓋十年貢舉始行貢舉行而僕氏一家兄弟如拾芥此天也予惟古者死事之孤兒流轉失所多矣越有納官之令漢有羽林之制其後卓然知名者幾何人哉僕氏為天所祐過人逾遠良由其樹德深故取數厚君子曰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忠愍之忠韓夫人之貞元帥之孝皆不欺其志見知於天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與科興而後讀書教子者有選庭矣是宜六桂能自致青雲如古進士為國名臣意者天將昌僕氏以扶世教殆未有艾也元帥鷹揚虎變常許當世以有為在淞右有汲長孺之風在廣西有馬伏波之志此世道生民之幸也予既樂道其事以風厲天下益勸為忠孝又為之記使後之登斯堂者世子子孫恒無忘其初云

世祖皇帝以不嗜殺人一天下以不忘遠丕冒海隅蒼

生故議獄緩死之意常重于不留獄而待盜賊小人之  
法或仁於議親議貴凡黎民赤子有不幸麗於辟者各  
路訊之以推官各道審之以司憲至再四矣臨刑又加  
審焉何其仁也嶺海去天遠愚民輕犯重刑固其理而  
百年奸民有為不軌累平民死註誤死亡辜者何限則  
其勢也先是有旨定三年五府一出分行各道慮囚至  
元戊寅秋七月太宗正府員外郎王道一以選當之東  
粵論死獄五十有四而輕繫有三為囚百八十有三人  
以聽于五府之命計其間有冤者亦亡幾矣員外既至  
五府列坐獄卒百餘人擁囚至庭員外以為責在審錄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若施行有冤則審錄有罪今五府畢集囚計必死加以  
麾呵叱咤之餘魂魄飛逝安敢訴冤必有冤死罪當誰  
執始命推官盡去獄卒止留一二輩扶囚至前禁止敢  
呵叱者囚各得吐寔有異詞而同寅輒命加刑以訊員  
外止之曰今當審錄不當鍛治命有司以囚退命推官  
務得其情無輒肆榜掠有獄與辭異者員外復命詳讞  
同寅欲據成獄論死則面命推官以朝廷內遣五府外  
遣中書臺憲為七府事不輕矣獄與辭異者不可處斷  
推官亦以獄成為請員外語之曰肅將審錄法當詳讞  
若違制用成獄則諸君自決之我不敢署用是囚死無



寃如循州有坐從強盜劫獄放囚劫財殺人者凡三人  
渠盜未得而三人坐不原則以從父從叔脅從議當減  
死南海有坐竊盜拒捕殺傷主人而以強盜論新會有  
巡檢殺死拒捕人而以故殺論則議之曰竊盜拒捕傷  
人竊不可以為強民拒官而官殺之官不可以為故清  
遠有以子盜牛殺人而連坐者曰是可以子殛父乎新  
會有從父爭田殺人父死而子繫者曰是可以父孥子  
乎有晝掠民財因殺庶弟以拒人者議當遷不當論有  
婦人主謀劫殺而身不行者則曰婦異男子不當以為  
首論東莞有殺二人而賄捕盜者置二人於逆黨則明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二人非盜正行賄者之故殺凡決遣二十九人釋六人  
議以上聞者五十有九趣具成獄者八十有八惟處死  
一淫婦之與殺其夫者咸曰殺之宜又曰是足以清瘴  
海而去淫風矣君子曰仁夫員外異夫殺三人為亦足  
以反命者異夫發乘矢為不廢君事者仁夫員外其先  
審錄重違制也後平反重失刑也有優優之政而無近  
名無赫赫之功而有隱德敬慎之至也員外其庶矣乎  
其於世皇有天下以來仁心仁聞其知欽承者乎予昔  
者送君入廣以歐陽崇公求其生一語為獻今送君還  
朝喜君能求其生而可以得生故樂道其事書以為王

員外道一東粵慮囚記  
蘭雪齋記

廬陵蕭孚有以卿帥之孫御史之子當國家鄉用文學之日讀書盤中遠跡塵外有蟬蛻富貴渾脫聲利離去世俗迥立幽獨之意然時時取高人世外所未能忘者數寄意焉其閒居誦李太白詠魯仲連詩有曰獨立天地間清風灑蘭雪意欣然慕之取以名其讀書之所曰蘭雪齋予友范君德機為作大篆三字筆意高古孚有求予文為記余惟魯仲連高風勁節自太史公後惟太白可稱知己太白詩慕仲連之為人者多矣獨此兩語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如為仲連寫真數千載之下如見仲連此不可以尋常言語文字求也蓋相與言仲連乎仲連齊人也當是時天下之勢在齊山東之國能制秦者莫如齊秦取天下所為遠交而不敢加兵者齊也故齊最後亡昔者孟子嘗欲用之矣而不果用仲連者有孟子之志者也夫蘓秦張儀其才足以識天下之大勢而皆汨沒于利欲計二子之在當時交附臭逐如蛆蠅之在糞穢終身沒溺不可悔悟仲連不肖帝秦一念已足以蓋世而吞秦矣使其受平原君之封爵與其千金即與二子何異後來遺書燕將徒以世齊人誼不忍父母之國見辱於強敵

為齊取燕復齊故地而田單者不知其心亦欲以區區名爵而羈縻之此與平原君何異夫仲連視六國之人皆甘心老死奴虜六國之人材皆甘心暈死臭腐此仲連所為橫絕焱舉而不忍顧者也是意也惟太史公推見之惟李太白嚮慕之夫以一言而卻秦軍殺燕將使仲連得志秦雖有席卷囊括包舉并吞之勢將無所施而能使趙勝田單終其身不得復覩其面此如幽蘭之在空谷天風飛雪灑然過之自為知己山中之人有垂老不見者而况褻玩之乎而况市之人乎此仲連之高風絕俗而太白神交千載者也予故取太白詩意傾竭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言之雖有善言蘭雪者無以尚之矣古之賦詩者以見其志孚有於詩獨取此其志可知也

延真宮鐵柱殿記

豫章鐵柱延真宮祀晉許旌陽有年數矣道家以鐵柱為旌陽所鑄以鎮伏妖孽入宋祥符為景德觀政和改延真宮嘉定加鐵柱二字中更建炎兵火至景定庚申如建炎國朝大德癸卯火其僅存者惟道士徐希真之廬越四年丁未宮成秦定丙寅又火宮以次備其左有殿巋然者其下鐵柱也柱出井數尺與江通江漲落高下為出沒豫章環四面皆水獨至今無水害皆曰鐵

柱力也郡有玉隆宮宮本旌陽故宅道家載旌陽事本以忠孝積功行以正直驅物怪柱出旌陽理必不誣予嘗謂自開闢而有懷襄之禍此後世所不及見者向微夫子定書則神禹之績猶將疑之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當時趙孟號為賢卿且惑其言今之知有禹績者徒以孔壁書存故耳孟子論三聖之功以驅蛇龍為首猶書意也使是說而非孟子則且眾咻之矣自漢以來河決之患載之信史者不知其幾每讀瓠子之歌而傷之方決河時天子自臨決河沉馬與璧羣臣從

陸香圃三閩草堂藏書

官以下皆負薪置決河中亾藝甚矣豈惟遠績禹功之不敢知使遇旌陽何憂河決難塞至取欺方士為世笑也哉傳記載鎖支祁事世以不經見而怪之鐵柱與支祁事頗類彼鎖得之流傳此柱微之目擊以鎖支祁為不經以驅蛇龍顧不近歟蘓子瞻謂今人不復見古事反以所見疑古人見古人之不可望而今人之益可傷也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鐵柱者非能禦菑捍患乎宮屢燬而屢復其復也常不旋踵人心之所嚮有物相之矣自景德而後有建炎景定之變此宮之所不常有者也當是時使

旌陽臨睨舊鄉其無有城郭人民之感乎嗟夫雖有標  
杵不至滔天城陷之禍未必如陸沉之甚也雖以宰物  
者為生民擇禍亦莫若是矣柱者洪濤巨浸之所不能  
衝劫火之所不能燼宮有燬而柱無虞如砥柱碣石之  
在水中其為連城久遠計慮豈可涯哉吾友集賢直學  
士文遜志嘗大書鐵柱二字并求余記未暇以為清江  
徐鑑與道士羅嗣周及門勤求又十許年矣余老且耄  
竊伏嘆周處為長橋下去一時之害晉史書之以為偉  
績旌陽為豫章捍連城千餘年之留患而未有書之者  
欲使余不記鐵柱可乎故樂為之書至元五年後己卯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廣福寺舍田記

嗚呼予讀廣福寺舍田記見二王所為文辭未嘗不慨  
然深悲其志也寺不知創始何年而寺僧慶與其徒榮  
壘寺傍土為田四畝餘者則唐光化三年也宋淳祐八  
年始有曾氏舍田五畝餘咸淳六年始由南安史君王  
氏盡得寺前之田凡十七畝於是廣福僧飯始具至元  
中李氏始欲以子孫霜露之所不可知者寄久遠於廣  
福而曠氏以李氏甥承舅家志益加廣焉嗚呼潮陽史  
君所記稱長陵杯土與王侯將相功德寺其言豈不深  
悲至痛也哉而李氏曠氏方且相繼為之若真可託以

久遠者其志豈不尤可悲也邪予嘗聞丞相文信公宿  
半山寺見寺僧有為明日舒王忌日者公歎曰舒王一  
飯乃托之浮屠氏邪信公所為自致不朽者固不在此  
而於此不能無所感則夫曠氏之孝思有得于先志者  
益又可感也於是明伯之子既於寺西偏經閣後作堂  
以祠其父又為屋以居所度僧供灑掃又買田以給晨  
夕香燈忌日飯僧等費夫曠氏子其事死如事生豈不  
如僧而必若此此其慮遠矣而又求予文以記之嗚呼  
悲夫余文豈有久遠過於佛者哉昔者朱邑之葬桐鄉  
也曰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至今桐鄉民祠朱邑不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絕夫朱邑固自信其所施于桐鄉者未易沒故也曠氏  
豈亦冀望其所施於佛者如邑於桐鄉民哉非也朱邑  
蓋與孟子論君子之澤益嘗君問玄孫之孫其意正同  
而曠氏輕財好施驟得其意夫寺更唐五代宋至今買  
田有曾氏王氏李氏曠氏而曠氏子孫方盛為其祖父  
計久遠愈切曠氏父子亦不可謂不達也故不辭而為  
之記

南安路重修廟學記

南安自宋慶歷丙戌為周程傳道授業之邦是閔開洛  
以啟建安寔中興五經四書之道及宋亡元興修道設

教天下學者復知尊信朱氏之學學校修舊起廢至是無不輪奐一新者南安前監郡舉里祿信厚公子也亟稱郡守毋侯玘克修其官用學正景文之言倡率士友爰飾新廟作新學是不可不記余惟蘓文忠公記茲學矣其誰敢嗣之蓋辭之辭之而不獲則告之曰文忠前記稱儒術之富曰等閩蜀稱學宮之盛曰甲江西今去之二百餘年意其甲江西者未必常如一日惟等閩蜀當亡恙耳不寧惟是元公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固當進於洙泗矣閩蜀云乎哉抑余嘗謂元公學問其在太極圖與通書者當與經傳相為不朽而光風霽月在人心胸次者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尤當與天壤相弊使學者處畎畝而皆有堯舜君臣之志在陋巷而皆有禹稷同道之學一旦志得道行將天下復為唐虞成周泰和之盛而閩洛建安以似以續丕承丕顯益開萬世太平之基豈非五經四書本志元公素學安有俗失世壞使後生學問本末俱舛以語錄為文字以口耳為心胸甚者談天理以奉人慾至為聖賢罪人視古閩蜀尚竊愧之况洙泗乎此學者所當深懲而力救之者也不然學校豈直為土木觀美而已南安學計素薄以春秋祭祀師生廩膳常不給其於修完也難是役也用鈔九千餘緡由郡守倡以俸而學正繼以廩膳南安之士爭出力以成之故不勞而集

士之藏修遊息於斯者其益務志元公之志學元公之學以無負賢守修泮之意云  
思民堂者廬陵郡守治事之公堂也堂扁宋故相葉夢鼎淳祐壬子守郡時所書歷二十五年而當皇元丙子又五十有四年而為天歷已已有欲更之者始下其扁又明年為至順辛未監郡顧謂僚佐曰民可近不可下扁可下民其可下乎又曰民為邦本為民牧有久不思民者乎始復揭而張之於是廬陵士民更相賀曰廬陵其庶乎則相與踵門求文字以記歲月余辭不獲則記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之曰昔蘓文忠之記遠景樓曰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惟我廬陵俗之美者亦有三大者好文學而尚節義其次好治生而尚敦樸其次好奉上而尚慤愿蓋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氣節為天下先而廬陵忠節相望至宋亡猶有大忠大節聞於天下者國朝科興得士常過半江西其志節高者常自負必有聞於時終不負朝廷羞當世其民勤儉有生產作業之長有舟車水陸之利然終身不願入官府有徵呼則短衣草屨即出門不辭賤辱以為當然其號為侗儻者遇太守縣令或佐貳寮屬過其鄉輒奉事如子弟事父凡臣僕事君長遇禮貌



則誇詡以為榮耀遇賢者則稱道以為美談然終不敢有所寅緣以為姦利且死猶語其子孫以為戒此人皆良士民賢父兄既富方穀為身謀家計久遠慮者若此賴子弟為不軌之民以自速禍敗則雖三代之隆漢唐之盛所不能免在千萬人中纔一二耳豈可以一夫而累一鄉且以厚誣聖世也哉予聞監郡始至遇裁盡捐公田歲入以與民然後富民乃有相繼捐財與粟今年六月不雨獨捐俸錢齋宿以禱然後四郊次第以雨民曰有如倡率之者不至富民終不聽天終不雨安有今日哉此非思民者可乎有姦民架空誣害其鄉人以熒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惑聖聽者方事之殷與判官共訊姦民俱吐實俱詞服然後良民歡呼如獲更生民曰有如其不得其情則姦民逞志亡極且流毒一郡矣此又非思民者乎予自有斯堂以來遠者未暇論若五十年間郡守長貳之見於題名者槩可知矣其賢者民至今思之其不賢者民至今怨之嘗之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夫以郡守長貳之賢否皆去之已遠而人心公論常存非所謂直道者邪夫余言之及此所以固賢侯思民之意亦以繫邦人無窮之思云監郡脫禾赤治中王貞判官月魯帖木兒

真樂堂記

河間本漢獻王封國有大雅之遺風故其州有獻州其故家有劉氏其土少瘠而多稼其民勤力而淳禮今江西檢校劉君天爵居之君嘗為余言去州五里所南直滹沱北有趙村為劉氏別業負郭田可十頃耕稼之良桑麻之盛畜牧之富可歲時伏臘春秋烝嘗男女嫁婚親賓燕集可肅給有宅一區為堂數仞榜曰真樂可虞自聞古之建事立功者必以其英華果銳之氣其光明俊偉之材今吾年五十有餘矣志不在於奉已而功不足以及物將歸隱焉愧不能為淵明工自道又不能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為李愿有所托而傳願求一言以記斯堂可乎或曰君發身學官試吏騶虞嘗掾集賢掾中書中書政有害利當罷行必盡其心所遇或從或忤或竟或否或違心而稽于眾或違眾而稽於理必盡其力又嘗為河南府推官盡心其職獄有疑滯冤濫必得其情府事有不容坐眎者必極論而力贊襄之秩滿為令官官以察糾稽謬為職而君以振職聞此豈不能使居大官者又曰君孝友忠信有古人之志負當世之才而恬於進取與君同時而出有仕至宰輔者矣而君壹不以動其心此又豈卑小官者余惟前史所載文武智能之士有乞身於強

健而卒老於驅馳幸乃獲全晚節如復得生而日不暇  
給矣其下者自蹈于危機又下者至盡喪其平生此人  
皆抱恨終身永為世笑豈不大可悲哉今君曰蚤晏聖  
朝視事徒見義必為當仁不讓而言有不必聽志有不  
必行雖終日開口而笑無一出其內心之真者孰能退  
而畊於趙村之野坐念平生粗無虧缺憾恨即吾田園  
而樂吾朝夕者乎此知機君子所以不俟終日而不知  
進退存亡者所以為可悲也抑余嘗有聞於蘓文忠之  
言曰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  
仕則忘其君有味乎其言之也故得志則以澤加于民

陸香圃三閩草堂藏書

為樂不得志則以修身見於世為樂審時措之宜而吾  
之樂雖聖賢復生亦不過此以是記真樂可乎君曰此  
吾志也乃書以記至順壬申

龍泉江東廟記

龍泉江東廟記  
贛水東神有祠尚矣廬陵邑故未有祠按郡志惟龍泉  
昭靈王廟在縣東巫村濱江宋治平所建神贛水東石  
固巫也吳封昭靈宋嘉祐賜額顯慶建炎封廣澤崇惠  
顯慶紹興益封昭烈又益忠祐而去廣澤龍泉廟仍吳  
封乾道丙申中更水圯徙福勝院今延祐戊午王叔材  
倡眾建祠橋南南臺闕偉壯觀麗於是邑人前不知有昭

靈後不知有福勝矣廬陵所至有祠又不獨龍泉為然  
而未有推論昭靈之舊者志稱紹興中寇李毒龍犯  
邑逃北望旌旗戈甲蔽江而退他水旱疾厲響應不  
可數又稱龍泉靈山以石名者三十餘所狀類仙佛龍  
馬獅象牛羊倉廩室屋者往往有之人傑地靈固宜為  
聰明正直者之所依耶嘗試論之人神一也長吏受天  
子命守封疆牧養小民治境內而止雖賢牧無越境而  
治者不賢者境內且不治甚者淫縱其欲毒其民民夫  
婦男女辛苦墊隘無所底告以為常神廟食贖而治民  
以來威靈著於茲土歷建紹間禦火捍患以及宋亡越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至於今今所至皆龍泉矣雖繇神應無方而人靈萬物  
何獨不然豈民事長吏有不如事神無亦人實不職而  
聽於神也邪水旱疾厲人寔召之而既求于神矣民有  
寃抑宜得直或遇青災宜得釋皆求於吏宜響荅而有  
不得直與釋者又相與求於神而後直與釋如響斯荅  
焉是神自為政也是幽明皆有鬼神也有是哉吏祿民  
之賦與神歆民之祀一也豈民以祀則歆以賦則不恭  
邪是邦由宋治平至今二百五十六年廟三遷而事神  
如一日凡邦人荅是既者無不畢用其至孔子曰斯民  
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者也使長吏知愛其民去

就其欲惡罷行其利害則民事長吏有不如事鬼者乎  
叔材求予記其成余既辭之矣則相與奉邑大夫劉侯  
之命以請且曰大夫有恤民之心與民一無還往而悲  
傷之賢長吏也予聞部使者治廬陵不聞龍泉曰龍泉  
有令尹真臺官也夫民神之主長吏民之主也夫慢神  
者必先虐其民尹能深愛其民以無困乏神之主敬共  
明神之至者也予將書前之說以為牧民者告復書尹  
之賢以為牧民者勸可乎將見民事尹如事神神之德  
尹亦豈有涯哉詩不云乎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  
之介爾景福君名櫟字濟夫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存存堂記

鄉襄文信公之故里有世醫魏氏曰某字可立者予始  
從里第識之又從公猶子故貴溪縣尹隆子得其為人  
故友劉恭叔之子愿每為余言愿之家貧愿多病危欲  
死者數矣生我者父母屢生不一生我者可立也愿即  
不辜今日死為已後矣愿里人如愿者不可數然可知  
也貴溪嘗大書其堂曰存存先生幸賜之一言愿死且  
不朽及愿且死又為書曰愿死矣以二子為累以母忘  
存存為請余執書哭祭有昌黎祖子孫三世之感自是  
每過貴溪輒以為言今貴溪又已矣嗚呼安得復起吾

友而共讀吾記哉夫為存存之說者非易大傳乎曰自書固存而已然矣昔者秦越人起號太子於已死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善夫越人之言也方號太子死未收豈獨越申庶子與越君死之哉微越人不收之者罕矣豈惟號太子方齊桓侯疾在腠理在血脈在腸胃皆生桓侯也皆越人死欲治者也在骨髓而後為死桓侯而後走越人然則起號太子固為存存雖桓侯未骨髓以前而幸從越人亦存存也夫為天下國家者亦由是也夫豈不知興之必有亡也哉而自昔聖賢所為禮樂法度綱紀文章以制治保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邦者存存也非是則爽鳩氏之說也古而無死者則爽鳩氏之樂也嗚呼有是哉使夫人知越人不過當生者又非獨可立僅能存存使人知聖賢為天下國家無非存存又非獨越人僅能起當生者則庶乎其為天下國家者皆知保邦而無爽鳩氏之樂為人子若孫皆知衛生而無秦越人之恃非存存乎可立醫也於醫國不由是推之乎不可為天下國家計慮乎或曰信公非欲為存亡者豈信公不能為越人走哉曰在越人可在信公不可是為記

吉水文昌張文文先創白沙書院其鄉教其族里俊秀子弟予愛其有近古者一有古人無所者一有異於近世者二其用意公平久遠而不近利要名有不可不書者此予記所為作也余嘗謂自州縣立學而黨庠遂序盡廢自四大書院聞天下書院日新月盛家塾愈廢無他科舉興而學校為利祿之途故也然則科舉學校不可並行與大比賓興俊選秀造之法莫盛于成周何嘗一日廢學校哉宋初湖學興後來白鹿嶽麓最盛又何嘗廢科舉第古之科目所以取士非後世比古之學校所以養士亦非後世比方今科舉取一經明行修而孝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弟忠信必取於鄉黨所稱朋友所服者此古選舉遺意使人能欽承明詔雖比屋可封不難至也文先延名師與族里講求聖賢之學將以為天下國家育材此近古者一也古者田皆井授故黨庠遂序不聞有田今文先捐良田入書院內歲入租賦于官使師生廩膳可終歲此古人所無者一也近世書院間有田而捐田者先有長書院之意既得一概則次第而進爵祿可指而立俟文先既不為其身謀而謀及其族里與其子孫孫子甚遠此其所以異於近世者又將以開來哲而繼先志則此田與書院相為無窮必不見奪於世家壞於有司此

又其異於近世者而人皆未之知予與文先游舊矣故知之為悉知之可不書乎張氏世有隱德宋秘書歐陽公所書舜申平糶事其高大父也歷五世而世科愈益聞世修德愈益盛世數其庸可計乎文先其家塾尤嚴蓋由親及疎由家及族里循序有本又如此其弟行其子復相其父兄於書院惟恐後此興家之禎祥也自古世祿之亡有倏忽而世德之興必浸漸蓋勢澁短而淡味長張氏其積也厚其閱也深其發也闕未有不光遠而實繁者也故曰悠也久也

元統乙亥湖廣鄉試題名記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皇元德配天地教暨朔南貢舉學校行乎四海九州之外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惟茲湖廣以荆衡著禹貢之疆以江漢表朝宗之義世皇六師於焉駐蹕天下一統於焉定命聖人有作於上而萬物先覩于此名王世子恪守忠孝爰鎮南服寔為山川形勝之邦宜有文武志能之士然自延祐甲寅貢舉已歷八科而試院未有題名茲非闕歟元統三年賓興之歲博采譽望遣使奉幣招致校文之士六人余忝居一焉惟省憲大臣欽承休命省憲元察謹遵成式中外大小凡在事者咸秉德一心以為國得人為重如余六人者敢不夙夜敬恭庶幾報



效萬一既畢事以題名請惟我國家混一之盛選舉之  
廣敷天之下至於海表而天道所在楚國之舉亦有氣  
運行乎其間非人力之所能為者是興大任以開來哲  
諸君無忘今日無負所學是為明天子賢宰相望治之  
心省憲選舉之意予六人者亦與有焉是歲九月日廬  
陵劉岳申記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五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六

門人 蕭洵德瑜校正  
番易 費震振遠編次

記

雲南中慶路儒學新製禮器記

世祖皇帝以聰明睿知神武不殺格于皇天自有朔方  
以來所未有也繇是混一區宇盡有華夏蠻貊之地達  
於九州四海之外又自開闢以來所無嗚呼盛哉雲南  
在秦以前為滇楚將莊躋始王其地歷秦漢蜀晉隋唐  
宋置郡封王羈縻不絕國朝始王皇子視封建置行中

書省廉訪司視中國至元甲戌始建夫子廟丙子春江  
南方被兵而雲南獨於此時落成新宮始行釋奠禮此  
豈非天哉於是五十年矣然禮器用陶歲春秋取具有  
司廉訪副使安公固始議範金而難其費始刻孝經以  
摹本市民間積鈔萬一千緡會廉訪使汪公壽昌至是  
其議以江西冶鑄良合古制白之平章曩嘉臺合中慶  
路儒學正孫彬學錄杜餘慶馳驛江西檄行中書省廉  
訪司江西以吉安為尤良以總管杜公元忠歷任憲使  
檄公董其事公被檄以國家崇明祀懷遠人為重申飭  
惟謹而達魯花赤禿忽赤嘗宣慰雲南尤喜贊成之選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良工考古制為簠簋登劍爵坫尊勺凡五伯六十有八  
用銅十六石三鈞有奇鈔五千六百七十緡有奇既成  
倣古而尤工以其餘財購經史子集以歸公喜形於色  
曰此廬陵工師之良典籍之富也今四方名能文辭可  
傳遠者亦莫如廬陵求記以昭示無窮則相與屬筆於  
劉岳申既辭弗獲則諗于使者曰自古聖人皆修文德  
以來遠人而後世壹之以威武至有求書籍於中國而  
不與者元德如天遠人既來而省憲大臣知求學校禮  
器于錢穀甲兵之外使者知求書籍於禮器之外吾廬  
陵太守於簿書期會之間又知承流宣化於封疆之外

將天地之氣藏蓄而不洩以待今日邪天將華西南夷使其民由是興於禮讓而修其孝弟忠信由是誦行夫子之言行而可使出長入治此豈錢穀甲兵簿書期會所敢望者哉是役也惟廬陵太守能敬其事惟雲南使者能竭其力惟廉訪使副二公平章公能知言休又能用人皆用意久遠皆可書也於是相與復於公退而書之以為記

讀書巖記

至治三年江西叅知政事廉公邁以愛民下士聞於江廣其秋八月定鄉試官而廬陵劉岳申忝在選中岳申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先諾湖廣九月自湖廣歸以書獻三言於公邁曰忠孝曰恭儉曰退讓公邁與為賓主禮執書讀至盡愈益恭明日謂岳申曰惇之顯考太師恒陽文正王嘗鎮閩陝買田築室少陵原之陽藏書二萬卷日與司徒許文正公紫陽楊先生講學大師出鎮荆鄂再入朝決大議定大計未嘗忘此書惇幼從伯兄平章仲兄中丞讀書其中後頗修理故處益市書萬卷名曰讀書巖承先志也集賢侍講學士商君琦為之圖中朝士大夫各為文字子幸記之岳申不敢當亦不敢辭則復於公邁曰少陵原有杜城春秋杜伯所封國非乎樊川為漢樊將軍食

邑韋杜二曲為唐相國故宅非乎歷代王侯將相第宅園池多矣亦嘗有如太師以藏書聞者乎樊川與韋杜二曲徒以姓得名爾又有如廉泉以太師忠清正直得姓者乎韋杜子孫又有如公邁歷官貴盛田不加多而書增置者乎萬有一焉當時之所詠歌後來之所記載有不及之者乎畫與否不論也公邁不名之曰藏書而名之曰讀書異乎鄴侯三萬軸之手未觸者矣是書也太師讀之出將入相為國名臣公邁昆季讀之歷登臺省為賢公卿公邁讀書愈多愈益忠孝恭儉退讓使萬世子孫世守此三言即萬世子孫世讀此數萬卷將與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廉泉相為無窮豈可與平泉州木同年而語哉公邁曰惇敢不佩服以母為先太師羞且以昭示子孫孫子永永無數

壽聖觀記

元有天下嘉惠黎庶柔百神凡前代所以為民事神者有舉無廢惟九江有江湖之險而壽聖觀祠通慧真君為盛真君姓張名正夫始家臨川嘗遊襄漢遇異人當宋慶元乙卯誅茆結屋九江之泥沱甯救民水旱疾厲之菑江湖河漢之厄次第眾建道院嘉定初賜觀額封通慧先生咸淳甲戌觀燬于火皇元大德乙巳始建殿

皇慶癸丑觀門建橋延祐甲寅藏殿而下以次成戊午  
改封真君加以孚惠仁佑徽稱恭定丁卯玄武殿成元  
統癸酉三門成凡民事神與國家從民之欲者備矣九  
江張鑑趙某為道士請記廬陵乃為之言曰昔者聖人  
治天下自天地日月五行四時山岳河海丘陵墳衍皆  
聽於一人而類禋望秩咸徧民詩書禮樂各保有其帝  
衷以無獲戾於上下神祇有誦之者曰五日一風十日  
一雨又曰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驟未有知其善誦者也  
當是時天清地寧海晏而不波河翁而不汎民生其間  
不知帝力其後德衰菑害並至始有盲風怪雨早乾水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溢其後德愈降菑害愈至有民社者不足禦菑捍患而  
一切聽於神物怪神姦愈益眾矣嗟夫甚矣難乎其為  
後世之民也方今聖人作為舟楫以濟民車馬之所不  
通而民利賴之孰知乃有中流一旦號呼天地鬼神以  
乞其父母妻子之身者乎人非管幼安誰能濟海自訟  
其過惟三日不梳頭一日晏起而止又非程叔子誰能  
渡江正襟危坐神色泰然者則其不免於號呼一旦亦  
其勢也於是為政者不知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為士  
者不知修身以事天為民者不知遷善以遠罪其來久  
矣使又無明神以禦菑捍患其間民將若之何昔人有

言吾其魚矣嗚呼甚矣難乎其為後世之民也自今九江之士與其鄉人父老率其子弟益務修其隱慝訟其內疚以庶無罪悔於俯仰間神其有不佑之者乎此明神之至願而善為政治民事神者之深望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神所勞矣一日是誠西正人非詩經七篇詩  
元統三年六月瑞州路學大成殿記  
八月丁巳釋奠於先聖先師既乃命工度材爰作新廟凡棟梁楹桷非大材不用凡蓋瓦甃石非堅甃不施凡金碧丹堊非華采不設敬東西序坐賢哲像明年二月廟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成崇高鉅麗視舊有加侯命郡文學求記且遺予書曰筠自宋紹興壬申始遷今學而大成殿重建於紹定戊子距今至元丙子百一十年矣蓋元興之六十年也不記何以示今與後余聞自昔在宋徽宗高宗御書榜文殿顏曰大成之殿門曰大成殿門至今天下郡縣因之此秦漢隋唐所未聞也至大聖人詔天下尊先聖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此又唐宋以來所未及也前記稱宋慶歷初天下皆奉詔立學筠獨後二十有三年學始克成今郡侯作新廟於科舉初罷之後此又宋初筠士所媿者也蓋昔之善言夫子者惟宰我子貢子思孟子而孟

子以樂論德曲盡其妙殆兼三子之撰矣蓋堯舜不為湯武湯武不得為堯舜雖天地日月四時有所不備而夫子以堯舜湯武周公為一人以天地日月四時為一身故曰大成又非獨兼伯夷伊尹柳下惠無可無不可而已侯之作新廟也豈徒使諸君子求宗廟百官土木之間蓋將使在廟者皆如見聖人在天之靈來學者皆知及聖人時雨之化皆能學聖人知之至庶幾不蔽於始皆能學聖人行之盡庶幾罔缺乎終上不負明時長育之恩下不負賢守教思之意若徒錮於俗學牽於末流既不得於中行又不及於狂狷知行兩失雖家至戶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到日取聖哲尸祝社稷之亦奚以為侯名僧家奴以庶能治郡為良二千石是役也知事高士昌文學解應辰學正黃少游學正鄔養正皆其修其官府史袁德厥有勞力皆可書

素心堂記

素心堂者廬陵鄩適圖南讀書之所也初圖南其先人樂南村山水而居之自號南村老人圖南因取陶詩語名堂以示繼志且求予記余惟圖南學古之學者其知素心也審矣何以予言為於是余友羅啟初方為圖南請則與之言素曰昔者舜若將終身於飯糗茹草與若

固有於衫衣鼓琴皆此心也昔者夫子飯蔬食飲水此時此心為魯司寇墮三都却菜夷此時亦此心於陳蔡於宋於匡此時此心使夫子遂居夷遂浮海此時亦此心是心也惟曾點春服童冠浴沂詠歸近之啟初曰子之言美矣淵明疑不足以與乎此予請謂啟初言淵明樂莫樂乎淵明然淵明此樂不過飲食起居之內不在淵明一身之外則猶點也何以知之以遊莫春賦時運知之夫淵明固嘗為州祭酒不辭矣至以主簿名則不顧又嘗為鎮軍建威參軍不辭彭澤令不辭矣至自免去官雖公田不及獲亦不顧去家八十餘日耳見稚子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候門而喜松菊猶存而喜有酒盈尊而又喜流憩遐觀見飛雲歸鳥無不可喜至於尋壑經邱見榮木流泉萬物得時尤可喜也然後登臯而嘯臨流而賦焉雖悠悠清沂閒詠以歸不啻過也夫曾點行不掩而志及之淵明學不足而趣有之皆素心也圖南能守先人邱墓與田廬以老可謂素其位矣由淵明而遯曾點由曾點而遯夫子與虞舜又得其心焉此圖南之素學也以是繼志使後之繼圖南者世無忘將南村山水世有無涯之樂南村之人有不為郭氏幸願之者乎以是為記

南康路儒學重修記



唐虞三代以來治天下之道具於易詩書禮樂春秋論語孟子而止於秦雜亂於諸子百家之說湮塞於諸儒傳註之學誘壞於選舉祿利之途為政者尚吏治論道者近異端俗流世壞歷千有餘年而不能復宋慶歷初詔天下郡縣皆立學周元公起秦陵下州得人靈性善之根於太極得仲尼顏子之樂於反身始以楚產而開北學是興河南程氏新安朱氏而後六經孔孟之書復明於天下禮樂刑政之源復出於儒者皇元肇興益尊顯朱氏以風厲天下惟茲南康元公嘗治郡又嘗家廬山後百餘年朱文公繼之首建元公祠象於學宮重建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書院於白鹿洞四方學者與郡泮諸生又親薰而炙之則所漸濡涵染者深矣廬山故以山水聳天下而道學尤盛此一時寔自元公文公始自宋亡科廢元興四十年而復復二十年而又廢益都朱侯某以判官寔來為政知大體先教化謂大成殿可以見聖人在天之靈觀瀾閣可以見聖人在川上之意敞宜改作若東西序有巖有翼如觀七十子容貌講學有堂肄業有舍如聳瀛洛考亭之風宜修飾潤色起至元丙子五月訖於七月凡良材堅甃工役既廩之費為中統萬緡侯以公事至廬陵謁余為記予既辭不獲則復於侯曰昔者鄭校毀

而刺詩作魯泮修而頌聲起此不學將落之所為懼而君子小人學道所以可喜也賢侯能不以科暫廢而遂廢興學養士之規固非俗吏之所能為此邦人士亦不待科興而後讀書僅為應舉之地則元公文公之教其來久矣其自於今來者以不倦之心因勢而導無棄前功學者以有為之志乘時並進無俾後艱將德行道藝人可考而賢能歲可書各自獻於先哲以不廢於明時豈不天下國家受其福也哉不然雖駸奔走有廟藏修游息有所而無補救於人心世道人謂斯何吾為此懼

遠復堂記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關西馬異伯有志節氣誼而胸次和平意象寬廣終不為險巇峭刻聽其議論必不可苟且遷就而望其色容自然益可親近愛悅蓋天資近道者也去年歲盡始相識今年一再聚而遽語離且告行使人甚愛其難得而甚恨其易失間嘗語余以其平生涉世大畧慨然欲還其初今廣東帥王侯都中嘉其志為書復堂以贊其決今請為異伯名堂遠復有難予者曰易稱不遠復而子以遠復名之非侯意且非易意奈何余曰此易也復六爻惟初知幾惟九勇決故稱不遠復故稱無祇悔元吉他爻不與也夫子贊易獨稱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不以許冉閔之徒亦不及六二以上嘗試  
論之顏子終身惟有此一不善耳此一不善微見於心  
旋已覺悟纔覺悟即便屏絕終身無復再有萌蘖故曰  
不貳過此所以不遠復無祇悔也過且未形而悔安有  
故曰元吉今人有不善久而後知知之未免復行蓋屢  
失屢悔以終其生豈不大可哀也哉莊周稱蘧伯玉行  
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此已遠而後復者也賴伯玉  
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庶幾已復而不貳者歎使伯玉年  
不登五十幾無知非之日徒使伯玉六十未化則五十  
以後一年之間皆為知非之日何以為伯玉哉故稱遠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復以自訟其不如顏子者知年歲之不吾與過之不堪  
貳也以庶幾學顏子之學焉在宋之隆有君子曰張子  
厚關西之學顏子者也早悅孫吳而晚猶逃佛老子厚  
之復不可謂不遠矣而一變至道其勇有大過人者此  
非冀伯所當師者乎愧顏子之知幾希子厚之至道庶  
乎其可也余與冀伯相見恨晚傷人事之好乖悵年運  
之已往其辭危其志苦冀伯其庶乎有以助予詩不云  
乎哉日斯邁而月斯征

春暉堂記

元統三年春三月四日龍興路富州劔池鄉張氏子崇

高踵門而見再拜稽首而言曰崇高之母鄒夫人有志節有孝行朝廷旌其門曰節婦今年八十為堂曰春暉以兄弟奉夫人朝夕上壽鄉先生長者教之曰報罔極者惟圖不朽崇高走八百里詣先生之廬以堂記請再拜而跪余謝久之諾而後起進而問之故初至元乙酉先君子巡檢河湖以其職捕盜死之祖母熊年六十一晝夜哭不絕聲夫人年二十有六崇恕甫六歲崇高甫三歲夫人感憤即欲自裁念夫婦俱死棄老母弱子何益死者自誓必終養姑教二子以待其成舅欲奪志誓必至死舅語塞姑晚得疾臥起抱持晝夜不倦比歿終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喪族姻稱之曰即其子存不啻如是撫二子至于今皆年過五十族姻稱之曰即其父在不啻如是母處變而德殊常劬勞異罔極又異今旌門命下而堂成無記於人子事親得無恨乎又曰詩書以來下逮後世史傳以倫誼著稱者無不待文字而後表顯于人子事親不求必得非恨之大者乎予感其言方河湖之死職也母且不遑恤况妻子乎夫人有不念姑老子幼委而去之即凱風七子能孝能言末如之何況二子乎况未能言乎且如河湖者何限湮沒無聞者多矣獨河湖乎河湖乃有妻能終養姑教子又能以其夫顯謂非賢妻可乎李

少卿謂蘓子卿來時太夫人已不幸子卿婦少聞已更嫁矣果如少卿言即子卿十九年而歸而其妻不能待也河湖不幸五十年矣而夫人靡他如一日不賢而能之乎夫人今年八十耳目聰明身康彊子孫逢吉天報之矣而猶未也雖使夫人滿百歲常如今日又過百歲亦如今日而亦未也必使夫人子孫孫子讀吾記者皆為孝子其庶乎又使夫人曾孫之曾孫玄孫之玄孫登斯堂者世世鄉稱善人無為斯堂之辱其庶乎斯言其可以復乎子之鄉先生長者乎必厚稽首再拜而謝請刻辭於堂上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吉安路脩學記

皇元暨朔南於今五十有七年是為今天子臨御之五載興賢能之再歲廬陵之學式克修完以欽承世祖皇帝之休命於是乎豈偶然之故哉初延祐科興西北之士學於江南者皆由江南貢天下西北為優江南廬陵為盛今天子開奎章閣以達聰明親經筵以資啟沃廬陵於此時廼能修學養士以稱塞上意此天也惟學建於宋慶歷甲申中更宣和乙巳徙為東鄉改修于淳熙戊申始正南面今藏書寶慶丁亥先後二趙侯所建其故址即歐陽公學記之藏書也今振文堂與其上之尊

經其旁兩廡咸淳乙丑魏侯時所建其故址即歐陽公之堂筵齋講也今大成殿重建於皇元元貞乙未余所目擊于是歐陽公所謂巖巖翼翼壯偉闓耀皆無有存者矣予以泰定甲子備員鄉校顧瞻殿柱已有一易再易者况振文尊經乎又况藏書乎蓋屢請還貢士莊以給修完而不報僅能一修殿廡稍葺藏書而止甚矣其無能為役也今教授汴人王誠以至順元年庚午始至當凶年饑歲之後仰視振文愛其規制之雄深登尊經藏書愛其氣象之廣遠念今不修後將愈敝不可以敝者累後之人白監郡請以貢士之羨修之監郡脫禾赤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是其議曰此世祖皇帝之命也敢不欽承始二年冬訖三年春凡用中統鈔壹萬七千五百緡有奇貢士十之贍士一之教授與凡在學者三之凡材木瓦甍更其舊者三之一用人之力三千二百四十有四工由是振文尊經藏書復仍舊貫而有如改作它如賓客之位游息之亭稍剏為之以存慶歷之舊士相與言曰昔之學創於宋慶歷開天章閣之日今之學修於天子開奎章閣之後雲漢昭回不可誣也雖然昔之求學者常三百餘人其間真知寔踐能自致不朽其名與天壤相敝其志與日月争光者既可睹矣今其庸有羞鄉校負科目者

乎竊伏念先王之政其不與封建井田肉刑俱廢者惟學校貢舉而名存寔亡亦未有如學校貢舉之甚者此吾黨之過也昔有北方學者著書稱五經之道至宋儒而中興偉哉言乎今天下復知尊朱氏之學五經四書如日行天此學校貢舉復古一大機括也士未有躬行心得於五經四書而名存寔亡于學校貢舉者惟我廬陵遭遇明時諸君子景行先哲將復見道德明秀而有可為公卿之士將復見禮讓興行而有風俗醇之日然後為列聖深仁厚澤之所致亦賢師帥所以期待方來之意也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 三善堂記

贛石城胡廉踵門而見示予以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所為其母徐墓碣余讀之廢卷而嘆廉求予一言余謝不敢抗臨川然不能卻則取墓碣所稱胡氏一家三善語名其堂曰三善而記之廉先九歲而孤值其鄉劇盜方張徐携持二子一女流離奔播者數年幾不免者屢矣亂定甫歸其不饑寒死者又幸也廉日賣卜於市與弟更為笠屨徐夜績課廉讀書及廉稍長為童子師以代負米徐就養者數年初避寇時廉父遇所知告以其澤可避既至而徐獨疑之即它徙其夜寇果至其澤又嘗

舉族盡室以行徐趣行甚疾薄暮抵邑舉族得脫他  
不及邑二里許者皆殲焉亂後不知曾大父母大父母  
墓徐攜簾披荆棘往求而得遂改葬大父如初女適廖  
氏者半載而廖掠於寇廖兄欲強嫁之女以死自誓不  
脫喪服而寢處者十有七年終於廖氏夫以胡氏之貧  
人所不堪而其母甘貧善處患難一難其姊妹盛年能  
守其志節二難簾五十哀慕不衰三難臨川所謂一家  
三善行萃者真厚倫美化之名言也余謂胡氏母女流  
離之際有如不幸遇盜其志節必有大過人者可書當  
不止此昔聶政以其姊妹而傳廉又能求文字以傳其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母與其姊妹得俱不泯滅廉又有子天之報施其在茲  
乎

重修慶洲書院記

資水在禹貢荊州為九江之一寶慶在春秋戰國屬楚  
秦漢吳晉或為長沙或為昭陵或為邵陽而水出寶慶  
新化東流入益陽為縣屬于潭水中有洲曰慶洲皇元  
始陞縣為州大德辛丑里人劉履泰以父命創慶洲書  
院捐田三百六十餘畝中書准設書院以履泰為之長  
歷四十年為後至元庚辰履泰以通道縣尹卒明年其  
子壽翁克承先志以私錢萬緡更為殿堂門廡起四月



迄明年八月書院為一新壽翁以其兄弟曾益良田二百畝歸復侵疆一頃而書院為再造則山長康震與有力焉震之言曰自有慶洲未有書院而創建於通道自新田增而侵疆歸復厥有相道震何力之有余惟天下四書院湖湘居其一又有命世大賢父子相繼以聖賢問學為家學者以似以續此所以有慶洲也尚論水木本原其誰忘之震其知本者乎予又聞天下學記惟歐陽公以道德明秀可為公卿者望吉之士李泰伯以為臣死忠為子死孝望後來而以美筆墨徼利達者戒二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三子是邦自朱文公張宣公極言科舉學校之弊正人心明學術至宋亡元興其間所自樹立卓絕殊常有光前哲大開來許記不為無助則今之創慶洲者而豈徒然哉竊伏念科舉興而學校欲廢六藝四書行世如日行天而士大夫不恥言利士君子不諱媚嫉人心風化至此此非諸君子所當是究是圖者乎圖之此其時矣使科舉學校而無功名富貴之念即焉往而不以義為利又焉往而不心休休有容也哉此躬行心得之驗而世道生人之德也諸君子勉之予日望之

瑞芝堂記

河南叅政張訥翁以張夫人憂棄官不仕至元戊寅建  
義學其家其秋芝生梁間者五乃為瑞芝堂遠徵余記  
之予聞而喜曰美哉孝友之祥此唐曲江公居母喪時  
休徵也按五色芝生五嶽益五臟久服食輕身延年使  
人有智慧聰察仁恕忠知強勇之德此物有珊瑚截肪  
澤滌翠羽紫金之色而紫芝又為萬年茯苓夜有光怪  
佩之辟兵故在天為景星慶雲在地為醴泉甘露在穀  
為嘉禾在飛走為麟鳳皆其類也嘗謂生五嶽者天地  
冲和之氣所鍾生一家者人倫孝友之感所應聖朝以  
同倫理天下以殊俗通五方數倫者誅違俗者禁道並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行而不相悖也張侯族出西夏家居保定揚名中外歷  
官臺省出其至性行其至孝有厚倫之道有易俗之心  
於是義學起其間于是靈芝生其上于是無人非鬼責  
而天佑神相之矣使侯不能棄官則不可行志不能行  
志則不可興學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  
也安有孝友廢而學校可興學校不可興而祥瑞可至  
者哉張侯可謂出乎其類矣蘓文忠有言上以孝取人  
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此言極俗失世壞之弊深惡夫  
偽以要名者也若侯至誠惻怛由內心以生於此化民  
成俗不亦善乎此豪傑之士此天下國之福也予聞延

祐科興芝生國學殿楹者九莖芝不輕為時出如此科  
舉賓興賢能以興孝興弟為先此其應也傳曰孝悌為  
仁之本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國學庶學皆學也一家  
仁一國仁皆仁也芝有異哉予將上以天下國家胥慶  
而下以為保定志喜故樂為之記四月

吉水州修學記

吉水鄉校自至元中縣令丞多東魯儒生凡致美於廟  
學者靡不畢用其至改州以來東平曹侯珣始築脩堤  
甃夷道作新亭樹美蔭自宮墻之外以達於內畢致力  
焉濟南程侯恭始遷亭出於學之外凡曹侯所不及為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者又畢為之衆謂未<sup>來</sup>者無可為矣至治三年冬知州事  
廣平馬侯稱德以選為州始至顧瞻廟學慨然曰修完  
當先廩膳當務而皆非教也謂七十子未覩厥容貌則  
審肖像先十哲凡綵服必明次東西序將以彷彿求聖  
門之氣象謂大成樂無磬則修禮樂先十六磬凡器服  
必備次定弟子員將以庶幾求道德之聲容然後興除  
利弊視先後守宰有遺慮者將不遺餘力焉嗚呼何其  
成之艱也于是延祐科興十有二年矣吉水之士貢於  
鄉擢于禮部者率常倍他州縣何其盛也皆曰此興學  
之力也或曰科第非不盛而士志不立士氣未充何也

則曰此科舉之學非古之學此科舉之文非古之文或曰今之學者非五經四書不講今之科舉非昔之科舉也皆以論於郡文學劉岳申則復於衆曰惟我廬陵厥初先正學問之懿者曰忠節忠節之盛自歐陽公而下既已聞於天下矣若丞相文公其志氣與日月爭光與天地相契其人與五公皆發於科第皆不愧于聖賢由此觀之昔之科第固未可少也然則今之士必有三年學不至於穀必有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者而後可以讀五經四書將見有道德明秀之士可以為公卿者出乎其間如此則士志其有不立士氣其有不充者乎此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先哲之望鄉校之願也不然以土木為尸祝以玉帛鐘鼓為禮樂筆墨利達為文學甚非馬侯所以期待之厚意亦豈聖世興學崇文之始願哉

### 和樂堂記

和樂堂者故司丞鄧君以修之所建也君不逮事其先君孝養其母何夫人友孝其弟自樹立者二十有三年而夫人即世自夫人即世載其恭儉友愛其弟以肥其家者又十有五年而君即世凡當時之豐富而寧謚者皆和樂之所致也其名堂者以著其志且以訓也方夫人無恙其世家固已饒矣而君日率其弟以奉夫人怡

怡愉愉但知有母且不復知有妻子其後家愈益饒而母不復可得君愈益怡愉如在母前但知有兄弟又安知復有財物由當時觀之君之治財未見其能孳孳未見其有他技巧也以君為迂闊者有矣三十年間財日以阜家日以肥孳孳者媿之有他技巧者媿之于是君之棄捐斯堂也十有八年矣其嗣子復加修葺而居處之將迎其兄以繼其父之志述其父之事求范君德機大書三字以揭其顏求予文以記其壁會予過塗獲登斯堂堂之上新作連床嗣子頌謂予曰將與伯氏聽雨於斯指其東偏曰先生之所休也伯氏至則休焉其西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偏曰先子之所以處季父也嗣子處焉又曰先子之於斯也法書名畫各以其序芳艸佳花各以其彙一室之中一歲之內四時之氣各得其平何其樂也吾兄弟庶幾有此樂乎余告之曰兄弟無故和者樂之苟惟不和雖好貨財私妻子不樂也故自世之趨利也而父有不重于耰鋤母有輕於箕箒者矣况兄弟乎況財物乎斯人也雖祿以萬鍾富累千金豈有一日之樂哉子之兄弟常以子之先君子為法和樂常如一日雖廢亦興雖貧可富鄧氏之福固未有艾也夫惟力行不倦而後斯言為可必詩不云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贛州路儒學重修大成殿記

贛學創于宋慶歷中而改作於治平初元燬於紹興壬申而再造于甲戌始以壯麗甲江右大成殿故在學之西重修于紹定辛卯宋亡元興學毀兵間惟殿僅存元貞丙申左丞董公以分省來臨始遷殿於東建學於西至是殿以朽蠹不支郡長貳以兩御史之命修之始盡更其棟楹梁楠之腐橈者凡蓋甃丹牘稱是為庫以貯禮器樂器新為屋以署學官建學廩起至順辛未冬仲訖壬申夏五凡用人之力三十餘工材木瓦甃之用二十萬二千有奇中統鈔二萬六千二百緡有奇贛學以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江西分司之命來請記之辭之辭之而請益勤惟夫子之教自圍城弦歌而過魯太牢一時本心萬世令典後來非無干戈雲擾盜賊蝟興如風雨晦冥曾不終日而大明麗空羣慝俱失生民未有於斯為信尚論厥初有天地而有君師未有庠校而有孝敬其秩然在天常隱然在人心者百世之上百世之下猶一日也故由漢歷八代而為唐開元由唐開元而為宋慶歷由慶歷而為紹興式克至于皇元天涵地育科舉學校行乎開闢以來所未有之地况禹跡所奠秦漢郡縣之內者乎是邦其山崆峒其水章贛賁其俗質直而尚氣先民之獻以

忠孝節義著稱名在郡志者往往有之使今之教者有如后夔樂教之剛而無虐臯陶九德之強而有義洪範三德之克剛克柔洙泗及門之好勇好學其變化成就何非聖人之徒治世之良臣也哉六經四書垂憲萬世濟濟多士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要皆有他日民社之責鄉邦無窮之聞今其庸少有愧於中者乎

思親堂記

予既銘故人彭和卿之墓其鄉隣有為予言彭氏子孝友事者余曰孝友常事也春秋常事不書他日見與其子同學者其言詳矣他日又見與和卿有連者其言又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加詳焉其槩曰和卿娶徐氏有五丈夫子其三徐出也三子既孝矣二季子孝其母有過無不及焉自吾為比鄰為姻若友皆親見其生長者雖曰二季子亦徐出可也樂哉和卿有閨門雍穆之娛而無左右忌嫌之偏何其福之盛也於是和卿之墓有宿草者再矣諸子以思親其堂而求予記予謝之曰子之親思何以記為則曰昔者親之存也以不得先生常過門為恨以不得迎致先生於家朝夕得事先生為大恨倘幸得先生文字以為斯堂之光使諸孤升堂如有聞乎親之聲者今而聞其粲然如有見乎親之容者今而見其忻然豈特慰諸

孤之恩將使吾親不復有平生之恨矣此記所以不可無也予聞其言然後知鄉者其鄉隣其朋友其親姻所為予言者非私相好非相與為諛悅者也夫且事死安有不能事生者哉雖曰未也傳曰君子思終身不辱子如思不辱其親將有所為必審思之使宗族姻友鄉黨皆曰和卿有子不亦榮乎榮果如是辱亦如之此孝思也以是為記

吳文正公跋云提學劉高甫為鄉人和卿之子作思親堂記謂彭氏之子五三適二庶三適之友其弟不異於同產二庶之孝其母不異於生已余嘗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書禮家之說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飛走之類是也人則不然何也物不思人能思故尔均之為吾父之遺體豈以異所出而薄其愛乎尊其為吾父之敵體其非生已而施其敬乎父為子之所天是以敬父之配同於父而愛父之配同於同母者也凡此詎非其心之能思而然哉推其所思思不止此思吾身之所從始惟恐有毀傷惟恐有耻辱一舉足而不敢忘一出言而不敢忘如臨深履薄以全其生逮啟手啟足而後知其免也為善而思貽親之榮則必為之為不善而思貽親之羞則必不



為將祭之先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以其  
思也故祭之日如見所祭因春風之和思吾親之  
來而怵惕焉因秋氣之清思吾親之生而悽愴焉  
思親者蓋如是至若後山陳氏之記思亭而舉不  
當思之事以戒夫不肖子者特其淺而已高甫以  
予言故能羽翼其所記請書之以遺彭之子於是  
如高甫所請書之不復辭也臨川吳澄跋於思親  
堂記之後

西蜀石室書院記

秘書大監某建石室書院於蜀祠漢文翁因江西提學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范君匯請記於廬陵其詞曰秘書蒙古人生長蜀中承  
恩入侍三朝累官至大監告老還鄉既以私財建書院  
又購古今書籍備禮樂器載與俱歸托不朽焉敢助之  
請余聞而避之曰賢哉秘書古之人不羈縻於君臣之  
恩不推輓於妻子之計能知止知足者罕矣不市便好  
田宅以遺子孫能以賜金日燕飲自虞樂又罕矣不私  
寶劍遺所愛子弟能教以一經遺之長安佚殆絕未有  
聞者賢哉秘書辭榮蚤退不田宅於家而書院於其鄉  
不書籍於家而於書院蓋將以遺鄉人子孫孫子於無  
窮謂非賢者可乎謂不賢而能之乎賢者有不能者矣

故曰賢哉秘書今又聞秘書能為墨池艸堂二書院求  
賜額又為之增益其田廬書籍是何恢恢有餘裕也惟  
此蜀郡以國始見周書云西都為近曾不如江漢南紀  
王化行焉自周衰歷春秋戰國秦楚千有餘年漢興至  
景帝之末始有郡守好學通春秋者為之師帥而後文  
學之士可比齊魯尚論文翁之功業比蠶叢為再開闢  
誰忍忘諸孰知漢後歷三國六朝隋唐宋至今又千有  
餘年而然後有石室書院哉殆天運循環地理氣推遷  
有待其時漢史稱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  
文翁為之始又稱文翁歿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春秋祭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祀不絕然則祠堂祭祀尚矣又豈待書院而後見哉予  
猶及見成都禮殿聖賢圖像石本蘓文忠錄王逸少帖  
云殿漢帝所立文翁石室在焉地志亦稱學有石室以  
文翁興學作石室奉祠之顏師古註以為祠堂在益州  
城內予以為古之石室在學校今之石室在書院者專  
祠也蜀自蘓氏父子出而相如子雲不得專美安知書  
院成而不有名世者出此天下國家之福也然非范君  
余何自知之范君亦賢矣哉故樂為之書大監字達可  
君字朝宗

啟者陳宗  
余何自味上第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六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七

門人 蕭洵德瑜校正  
番易 費震振遠編次

碑

永豐縣重修三皇廟碑

皇元廣土眾民配天其澤嘉與海內咸躋壽域爰著令  
式郡縣通祀三皇外暨遐方僻壤職守小臣罔不以宣  
德意崇明祀為重自唐以來於斯為盛惟皇開物成務  
德並天地功施古今自易大傳推論制作之功在堯舜  
氏上千萬世攷古者折衷焉其後月令以著於少昊顓

項之上其尊且嚴如是未有如今日郡縣通得以醫家  
專事之者夫豈以三墳無傳而獨據本艸素問所借重  
儕聖智於方技屈大道於專門也哉蓋嘗思之天地之  
德莫大於生神聖之功莫大於好生醫也者以天地父  
母之心用神聖工巧之術厥初道術未裂醫卜種樹皆  
生人之急務上聖之能事末世輕生庸人妄大胥賤執  
命之其徒亦妄自菲薄棄聖哲而祖妖淫甚乖古誼孰  
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三皇寔開陰陽五行之妙  
以惠利萬世凡今之林林總總者皆三皇之子孫也自  
天下郡縣通祀孔子而二帝三王之祀已如親盡久矣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世俗口耳有不能習知堯舜禹湯者而况有能尚論皇  
墳之邃者乎向非昭代追古醇龐求民疾苦使生民尊  
祖之意徧滿天下幾何其不以迂濶廢則以尊嚴廢也  
哉永豐自大德庚子始建廟至是兩星終已敝陋出入  
委巷縣尹何侯仲溫披圖攷籍得侵疆於民間者四畝  
有奇始復舊觀改築故殿基而加高廣改為今肖像而  
加嚴飾自東西廡達于外門比日一新又浚池種蓮其  
中樹松柏其上耄老懽呼咸願刻石謂是役也信為侯  
功又謂余宜為記余惟侯始能以美化善政治其邑又  
能以明德卹祀佑其民顧瞻廟貌使民懷書契之初而

思耒耜之功想衣裳之化其君子學道愛人其小人農  
力事上將見年穀順成而疵癘不作相與詠歌侯之遺  
愛以無忘聖明之澤豈不美歟是可歌已乃作銘詩曰  
於惟三皇開天建極創物之功生民是力去聖既遠以  
殺為嬉所貴功利而賤農醫於昭聖代視民如傷天下  
郡邑通祀三皇豈惟醫師亦示羣牧庶幾子民克勤庶  
獄於穆新廟何侯所作新廟奕奕民罔不恭惟此邑民  
願見皇風兵寢刑措時和歲豐佃魚耒耜衣裳室屋天  
子萬年永錫五福臣拜稽首作此銘詩以鴻厥慶以永  
厥垂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東阿縣銅城鎮夫子廟碑

皇元混一天下自開闢以來帝王正朔之所不及學校  
貢舉之所不行今皆奉行如在畿甸之內矣於此有天  
意行其間聖謨運其上人力不至於此若自古聖賢過  
化之邦聲明文物之地宜無所待而後興者及其興于  
久廢之餘乃亦如開闢之初惟茲銅城以鎮隸東平東  
阿縣東平禹貢兗州之域春秋時為魯須句國奉大皞  
有濟之祀東阿為齊柯邑曹劄盟齊桓公之所縣今四  
鎮其三已建先聖廟學元貞初銅城始建於道南鎮人  
河南總管任某以延祐丙辰始遷之道北今江西僉憲

任忙忽臺繼其父志始來廬陵範金為簠簋尊爵坫勺  
罍洗凡四十有一薌鼎七仍竹木為籩豆二十有四以  
鄉人父兄子弟春秋釋奠其中於是東阿之人初見諸  
生雍容進退揖讓升降之儀節如曠古未有希世之遇  
已不知前日為齊魯之地固詩書禮樂所自出之國矣  
向非聖元配天其澤安得有此汴人王誠以僉憲之命  
來請記夫以釋奠釋菜祭禮之備者簠簋籩豆有司之  
事也而於學校之興廢闢世道之理亂則不可忽昔范  
文正公書環州馬嶺鎮夫子廟碑陰稱廟為故兵馬監  
押殿直張公蘊所建張嘗有守禦功於馬嶺其後二子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皆以文學節行為顯官以馬嶺邊部不廢聖人之祠其  
澤如此况如銅城者乎任氏子孫詎可量哉

吉安路高明宮璇璣閣碑

皇帝以天下養之初元命以廬陵益奉興聖宮湯沐聖  
仁達孝爰自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山嶽海瀆與仙佛之  
宮布在天下者凡所祈天永命寧慈壽者慮無不一用  
其至壹不敢以天下儉薄海內外壹是興孝翰林直學  
士曾德裕身荷國厚恩當追先帝殊遇忠報陛下願臣  
駑鈍臣母王有篤疾乞骸骨歸養臣沐浴聖化耕鑿聖  
世為太平幸民又幸生廬陵寔出慈仁覆幬之下願臣

子事君父雖越在艸埜乃心罔不在國臣所居郡有瑞華雲騰之山近城名山也東粵高要簿臣林浚棄官因山為高明宮祀晉許旌陽爰以祝釐臣德裕建璇璣閣其上以與浚朝夕祝兩宮萬年臣德裕敢不昧死以聞皇天后土寔鑑臨之郡民劉岳申實聞斯言竊以為天保報上惟福祿壽臣虎拜稽首曰萬年壽是共蓋自昔人臣當國休民明宇宙寧謚無以効犬馬微報惟以天之所以仁愛人君者使其君高明悠久配天地日月是虔是禱矧惟神母聖子千載一時聖孝純至度越古今以天地祖宗之靈使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人民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育普天率土無不有仰事俯育之樂是為天下純被聖人之澤以為廬陵百萬生齒凡為人子者永依兩宮萬年之慶臣德裕所祈久合古誼宜記其成敢拜手稽首而獻銘詩曰

聖人在宥方敦孝理文母萬年從其孫子天佑聖人亦佑文母及其赤子罔不黃耆老者不獨少者不孤我祝二聖億載怡愉二聖之福與天齊壽二聖之壽與民同富矧是廬陵慈仁所覆維此璇璣維天其右凡民有母亦俾壽康臣母君羹一飯無忘我作銘詩神之聽之

客省副使也先不花為廬陵劉岳申言其曾祖母帶倫王姑姑事顯懿莊聖皇太后多歷年所其德為保傅甚高舉聖神文武皇帝弥月不遲其功贊化育甚大太后嘉其忠愛之至世皇懷其保抱之勤爰即真定創玉華宮以曾祖母學道其中又即玉華構孝思殿以皇太后侑食睿宗皇帝其間然後賜之冠服錫以土田為萬億年無疆萬子孫永保是祝是祈爰立豐碑求記其事竊惟皇天上帝將興上聖而為之啟運必有文母以為之發祥其保佑命之必有人力所不及者雖人力亦天命雖有相道亦其福覆也是故玉音追慕德音在天之靈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原廟遠依太廟日月之光作宮示天下以正母儀構殿教天下以廣孝道一舉而兩美具焉是宜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萬斯年永永無斁雖遠方下士不知宮殿創始歲月之詳而昔者嘗聞禮官有罷遣太常禮樂之議願無以慰荅孝子慈孫之望謹拜稽首而獻銘詩其詞曰

殷祖玄王維帝立子周人初生帝武是履維我皇元前無上古以天下母毓萬世祖維我世祖古無帝王萬方一統固有遐荒言念斯母如古師氏保施携持功贊天地爰作新宮于湯沐邑土地人民常歲賦入於穆新廟



春秋烝嘗其從與享子孫無忘天子萬年世德作求有秩斯祐無疆惟休我作銘詩以永孝思孝思無窮相以金鍾金鍾大鏞萬世閱宮

滕國武愍李公廟碑

皇元以一德格天以不嗜殺人一天下大臣宿將皆知欽承上命所過城邑兵不血刃故太保滕國武愍公之下廬陵也雖以忠節故邦文丞相鄉國又當忠勇偏師挑戰之後公不疑不怒按甲入城城中老弱不知革命於反掌間其所活廬陵之人不知其幾及文丞相檄江鄉士大夫舉義興復公盡得其所檄名籍而焚之其所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活廬陵江西之人又不知其幾於是五十年矣廬陵民夫婦父子長子老孫且四世安之有當日若江西宜愈遠愈隱矣向微泮宮前碑其誰知之天地之德莫大於生而功莫大於陰隲自古天吏有烈於猛火雖以上聖至仁不免於流杵後來尚功首級動數十萬以為常故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嗚呼尚矣此有天地父母所不能全而風雨雷電所不能郵者而公能之蘓代有言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趙莊之戰秦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死者之孤其怨毒如此則生者之子孫其德豈有涯哉公

有大勲勞於國而公不自知所以陰壽國祚者固不為其家也而天且厚之矣公之冢子世安以賢相聞于江西公之仲子世雄以賢帥聞於豫章公之季子世顯以賢守聞於廬陵此天報之也人豈能報公也哉人之所能者惟廟祀而已天之報施以天理人之報施以人心人心天理一也語曰活千人者必有封公所活不知其幾千萬人矣其後庸可許乎於是廬陵士相與議於學庶人相與議於市或者生我者父母再生我者李公也不立公廟無以報公廼得學地於興賢門外起泰定甲子十二月明年乙丑後正月廟成衆志始定父老請書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其事予以後死讀前碑如傳凡碑已具者不悉書書歲月如上且作詩以遺鄉人俾歌以祀公其詞曰嗚呼廬陵代有忠節邦之生靈甘死殉國公撫之來如絃歌魯不獮不劉去其死所豈無背城公義其敵豈無羽書公去其籍既活廬陵復完江右惟公功高惟公德茂當時遺老為黃為綺當時襁褓抱孫又子青螺之山白鷺之水何以報公必百世祀新廟何地荒城故基昔公躍馬凡幾過之今公燕坐以享以怡子孫孫子罄無不宜維天高高維地厚厚活人孔多是宜有後公乘白雲招搖四方此邦之人謂公我鄉佑我鄉民五風十雨

疾癘不興多稔多黍皇元億載天地同流我公世世與國咸休

江西換住平章遺愛碑

天歷元年冬十一月今平章政事脫懽以勲舊忠良簡在上心拔為江右用懾伏豪勢惠和小寡不數月而江右震動小民懽呼鼓舞如獲得伸如蟄得奮乃士庶耆老相率以請曰今上都留守換住江西賢相也政有遺愛民有去思而碑文未有樹非缺典欣惟賢知賢宜伐石樹豐碑以彰彝好以永永垂勸敢請於是平章作而言曰留守昔為江西爾民實陰受其賜而不知今去江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西而江浙去江浙而上都愈遠而爾民愈不忘此真好德之民也好民之所好不當在我乎則相與推論留守在江西所以得於人者或曰泰定甲子救流民水旱之灾不知其幾萬人明年救饑民疾癘之厄又不知其幾萬人始建議准戍廣者一歲終更而士馬得完始減蒙山銀課三百定改屬興國而一路地產民力得寬褫富民蒙山提舉之爵徵賦五十餘萬緡而民悅斷廣東潮陽滯蠱之獄流廣憲官吏以賄成者雪潮陽官民以冤死者而民服此其利澤之大者或曰留守在江西其利澤可知者少不可知者多舉一而廢百可乎於是

學士大夫相與言曰留守歷事累朝先後如一日出入中外夷險如一致未嘗有一事一念先謀其身與其家而後朝廷之急忘宗廟社稷之憂者留守處貴盛之餘而聲色常不見其不足享祿賜之入而貨利常不使其有餘未嘗一語及人之貪未嘗一念嫉人之富而躬率其家人婦子中心安其獨樂留守惟疾苦不及知或所知者少所知者多惟恐政有利害不即罷行或罷行而有所不當或當而有所不竟切切焉常以為憂而寢食常為之不遑常若無以自容留守遇細民如親戚子弟必身慰撫之遇寒士如貴人必身禮下之惟恐失一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民一士遇僚佐如朋友遇屬吏如僚佐惟恐不得盡其情嗟夫此真相業也此豈獨江西之所不能私雖上都不得而久留也其將入為天子左右輔弼之臣將天下之民皆被其澤又將國史書之天下誦之豈惟是碑而已乃為詩以慰我民之思以復平章公之命以備國史之採擇云其詞曰  
元德如天萬物皆春公如時雨膏澤下民大江以西地大物衆公如天人聲色不動惟公之心惟恐負國思使一夫而有弗獲昔公在位民有不知公將入相天下望之我作好詞匪曰我私維民彝好夫豈好暴維今之相

以仁好仁好民所好是謂仁人刻詞于石以永無極好  
是正直  
清江王縣尹去思之碑  
臨江故屬縣三自淦喻為州獨縣清江清江比二州田  
賦戶口俱下附郡治為治其租調常五分二州之一政  
令下當其急先有如不幸不遇賢大夫以臨其縣人民  
不堪命郡遂以不治初至元新附所至民不習官府危  
疑畏或徵求所不夙戒急索責必得不俟終日無不立  
破家者不幸濫起亡賴稍羣伍剽掠即傳致大逆盜常  
不捕而亡辜死者無數及盜既得益以盜為市蔓連大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家悉取而甘心焉比盜死大家亦空大率藉盜以資為  
大盜甚于盜愚民不受死以死尤人為官毆利官以為  
奇貨惟恐民不死每歲差役爭破家求免幸而免家破  
不免家破盡而不足身僇辱死亡故貧富俱盡而官滋  
益不辦事大名王閏以至元庚辰尹清江始至一以寬  
民力為急去其尤不便民者首變役法定從顧役明年  
當造海船幾又明年當造糧船幾胥不及期而具而民  
不擾水後盡括手額號軍軍無或敢逸而民不知盜殺  
掠民男女連歲不捕為設方計悉獲而殲其渠根株連  
逮者不治而民亦不知尤不聽以死尤人者民知死無

所利爭相戒毋死他善利于民不可悉數然與尹終始  
獨顧役行之二十年無或敢輒出見以議之者以其公  
私俱便而民貧富俱利故也尹所為政無驚動人耳目  
者而人至今思之清江父老方畫像祠尹立石祠下求  
余記其事予問父老尹去是幾年矣曰二十有六年矣  
今為某官乎曰不知也世俗德政始至用佞去而仆之  
以待來者尹去是二十又六年矣不知今為某官也而  
民方立石頌其德非去思論定真有德于民至是哉天  
下平必自郡始治郡必自縣始尤近民故也雖有姚宋  
郡無龔黃天下不可治雖有龔黃縣無魯卓郡不可治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夫治民非徒廉吏所能也廉者所以自為非以澤物也  
故有以廉濟酷而貪者見思有以察致苛而憤者見思  
非樂是貪與憤也以為民猶有所措手足也詩曰豈弟  
君子民之父母傳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使民不饑不  
寒以不死于有司其惟豈弟平易乎予友一幼學文遜  
志嘗為予言尹堅苦自律公退妻子躬操井臼疏食布  
衣人所不堪類甚刻峭自然馭民至寬如恐傷之奉法  
循理不為名有古長民之風是宜為縣者也宜父老念  
釋之不置也盍使來者歌之其將有所勸乎是尹去清  
江而清江常得尹也此父老意也乃為之詩曰

維茲清江政和且平民之父母有聞無聲彼以察察而為斤斤如革之鞞如火之炊此仁而明善無近名盜去其鯨民保其嬰役法既利貧富不避更二十載衆莫敢議莫大天地維簡與易亶侯長吏孰為撫字其字維何視民今歌安富恤貧政用不頗清江政成宜公宜卿遐不着壽以昌厥後我民公其罔有終不見公久時怨時恫昔公去此孩未毀齒公來顧之累累抱子清江之清載其榮名以啟其殿以勸此縣

吉安路總管府吳侯去思之碑

泰定二年春三月信都吳侯繹思可自杭移守廬陵未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幾遷海北廉訪使未上尋遷兩淮權鹽都轉運使于是廬陵之民相與怨咨曰兩淮竟奪之海南北而廬陵不得奪之兩淮也奈何士相與嘆息曰上幸嘉惠廬陵既畀之賢侯矣不數月日奪之去遂棄廬陵矣乎將廬陵遂不復望治乎郡幕長與諸曹史咸曰侯遂去吾等其終無繇自拔矣乎每相與可否一事竟莫敢堅是非者衆謂吾侯在官不及五月其施於民者淺矣何以得此於人人也方侯之未至也廬陵之賢士大夫良民相與引領以俟而惟恐其遲遲者自城邑市井以至深山長谷皆不約而同若奸民黠胥相與狙伺侯之果來不來

以為欣戚者又所至如一及侯之既至也未能竟罷行  
一利害又安能去一泰甚未能一事直遂其本志安能  
每事大快於輿情然而屬州縣素暴驚者皆震動竦恐  
始知有綱紀僻遠小寡有所怙恃羣豪大猾有所忌畏  
何也監郡李侯世顯顧謂郡文學劉岳申曰吳侯始至  
未施威於民而民畏既去未施恩於民而民思是皆可  
書於石書之以為來者勸不亦可乎或曰無一事可書  
奈何余曰漢史稱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豈有  
一事可書也哉凡亂生於不平惟政故治而平最難惟  
治平故無一事非無一事不以一事聞故稱第一今吳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侯有賢於人者三外敏而內寬一也讀書知治體二也  
好謀而善斷三也其先聲足以畏民志其後寔雖不必  
盡如人意而人亦心服之此豈容易得此於人也哉李  
侯作而喜曰是可書矣乃刻於石而系以詩曰

古人為政如甘雨露所貴澤物物不知故不善治者為  
疾風雨枝葉未乾而根以去漢守第一功在治平治平  
無功在知賈生豈惟吳公文景亦然紀無可書所以稱  
賢維我廬陵歲久失治天惠吳侯不終厥惠其施也淺  
思之者深何以思之澤在人心維我監郡嘉此邦人嘉  
其好德刻在堅珉右顧神岡左顧雲騰兩山蒼蒼東為



青原洞岩在焉千年五馬輝映後先凡民有欲天必從之嗟尔淮土寧久得思我之懷矣待侯重來在省西江在臺南臺慰我民只偕我士子匪直我里維此南紀哉

陳大守劉竺廟食神岡山唐刺

史吳世雲廟食雲騰嶺宋大守閻家入洞岩仙去三人皆有惠政于吉事載郡志

永豐縣令王侯新廟碑

至元庚辰十月二十日汴人王侯諫以選為吉安永豐縣尹明年辛巳改元至正六月二十八日以憤懣死在官凡二百七十有八日監縣以下惶懼憂戚不知所出百姓相顧失色道路相弔有哭失聲者有中道棄其所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求如遺空歸者士飲泣吞聲有甚出涕者有如喪其私親者先是有以巫蠱聞侯曰邪不干正尚矣置之至是羣巫舉酒更相賀羣卒日殺羊為酒更謝巫鬼嗚呼悲夫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是有是夫始侯未至庶人在官無祿而衆蠹害民者有二或四五百人分據各官謂之祗候或百有餘人分據各吏謂之貼書其黨最盛其毒最慘其根穴最深其奸利最大其名號最不一凡奸民告訐者常多端其無根而滋蔓不可治者莫如偽鈔而他不法次之尤莫甚于死尤人自身及妻子又甚至輕犯惡逆而借屍於親隣買屍于椎埋及次之逮一夫而破

一家逮一家而破一鄉有未到官而家已空未出獄而身已殘未受刑而骨已枯皆輕係皆無辜而禍者無瘦死有天幸良民怨死無愬姦民日富無憂侯始至盡空其羣定設祇候有常数必用良戶子弟貼書亦然必用良家子其六百餘人為失業之民始相聚為奸矣此巫蠱所由興也侯為政不陵長不偪同不億不信其差役至公而必不可移役戶必無妄費催科必不擾而辦早遠鄉必從折納常年不一至官者皆雲集子來賑施水旱必得寔困傷始漸甦流凶始漸復居民始漸有生之樂而侯之死期且日迫矣侯未死前有暴卒持府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帖至縣者縱其徒毆傷人垂死侯訊問辭伏羣不逞因之謀劫侯以縱卒徒侯不可奪則升階將拔侯所佩刀不利于侯百姓皆升曳卒下而收繫之羣不逞謀劫獄百姓夜舉火自獄戶以至縣理所火達旦謀始寢事聞府帖下逮卒于府文置之理而寔緩其事民持不予侯竟予之侯死而卒生嗟夫侯始不便奸民其私以甦良民而不能持循其志氣以愛身愛民而卒墮其奸使資口實棄良民中道使覆出者愈益大肆其奸為人上者反好民所惡惡民所好滋益長奸而怠為善人之無祿天天是極豈不可痛恨太息哉永豐故歐鄉其士君子

好文而尚氣節其細民敢而知畏義類不可折辱以官  
府使縣令丞常得賢者豈不皆可為良士民何至使此  
數百人擾至此哉於是邑士民既祠王侯於學以一衆  
志而徵余記予不能拒也乃為詩以哀之俾歌以祀侯  
其詞曰  
河之水分美洋洋西門君兮政難忘天不雨兮民皇皇  
魯先君兮策最良雷砰砰兮吼怒風號呼兮拔大樹水  
有蛟兮山有虎孰投畀兮而不取吁何辜兮今之人九  
京可贖兮百其身惟茲土兮歐鄉丹原遠兮恩波長侯  
廟食兮孔墻秔稻熟兮九里香節春秋兮薦芹藻佑我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民兮順彼長道

信都美氏世德之碑

代國子祭酒字朮魯神作

冀州之信都吳氏繹字思可既位三品以其祖若考之  
封贈請會其事罷上聞其母行年八十不忍拂其孝情  
延祐六年春三月制特贈其祖偉亞中大夫廣平路總  
管輕車都尉追封淳海郡侯祖妣郭氏追封淳海郡夫  
人考謙贈嘉議大夫真定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勃  
海郡侯妣趙氏封勃海郡夫人遂以世叙德美來慶之  
源謀刻之碑以示來葉筆屬於神按吳氏自泰伯以來  
讓去與弟仲雍立國君吳其後以國為氏季札讓遜子

孫居齊魯間中州吳氏蓋延陵季子之裔也繹曾祖安  
負粟惠貧疾其嘉妾不事異教娶王氏子男二人廣平  
公偉字傑之娶郭氏子二人真定公謙字謙甫次曰謹  
字端甫廣平有弟曰守信字誠之娶鄭氏生子曰讓字  
吉甫三歲誠之與鄭皆卒廣平拊育孤穉如其父母雖  
鄉隣莫辨其為兄弟之子者其仁與義藹然世見之者  
如此真定公有至性妣郭夫人終事繼母賈尤極孝敬  
讀書達政務以伍籍隸行間善騎射從事統軍司佐幕  
光化萬戶府天兵長圍襄樊事平宋光化據上游要害  
公調兵餉畫戰畧將帥賴之大軍南下至采石說大將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以符券民俘獲三百餘口衆得更生爭持牛酒謝無為  
軍樊氏子曰端午者奴於公歲餘無惰容夜聞其悲嘆  
名問故曰兩親以喪亂乖隔生死無從知故悲耳公慰  
之曰汝弟努力汝親果在吾聽汝歸聚因經無為訪之  
樊氏父媪方昏義男而公適至乃名以端午昇之其鄉  
黨驚嘆至感泣至元十七年勅授將仕郎清遠縣丞莅  
事再月投紱事親名諸子誨之曰吾以吏從軍門戶計  
耳汝曹宜業儒以自達也因以其子曰紳曰繹吉甫之  
子曰純等擇名士鉄齋陳先生節父道江張先生伯達  
善父師之故皆有立夫人趙氏婦道克備勗教諸子有

法享年八十有六清風素範鄉黨稱之紳學行修飭仁廟以處士徵不起繹最顯孫男鐔中書直省舍人繹之子也繹二十有六年以皇子寧王教從故宣徽使太師月察赤兒見世祖皇帝宿衛扈從五六閱年大德元年授尚舍監丞遷寧王司馬中書斷事官少中大夫寧王傳尚書省復中書省皆斷事官仁宗皇帝才其為人以其母老授亞中大夫汀州路總管以厚祿養實皇慶之元年也轉階大中嘉議歷福杭吉三路積官正議大夫擢海北道廉訪使以兩淮都鹽運使丁大夫人憂廼勒石著銘以赫天寵以昭世德以賁墳域以範鄉井曰是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善慶之所自由吾先世之然也人之聞之能無勸乎况吳氏繼繼隆隆而見之者乎是宜銘銘曰  
相彼良穡畱畬耕獲一穎千粒其利寔百相此德人克慶其門子子孫孫其遠益蕃吳自古昔極顯而晦種德信鄰仁義崇大有令孫子郎衛紫宸命傳藩邸明倬有聞帝敕中書繹母壽耄惟朕知繹選清邦伯四綰郡綬再握使符憲牧賦漕器大不拘封爵自天秩三世再自侯而公其達未艾玄鼇負山昂畢之野有赫厥靈以告來者





